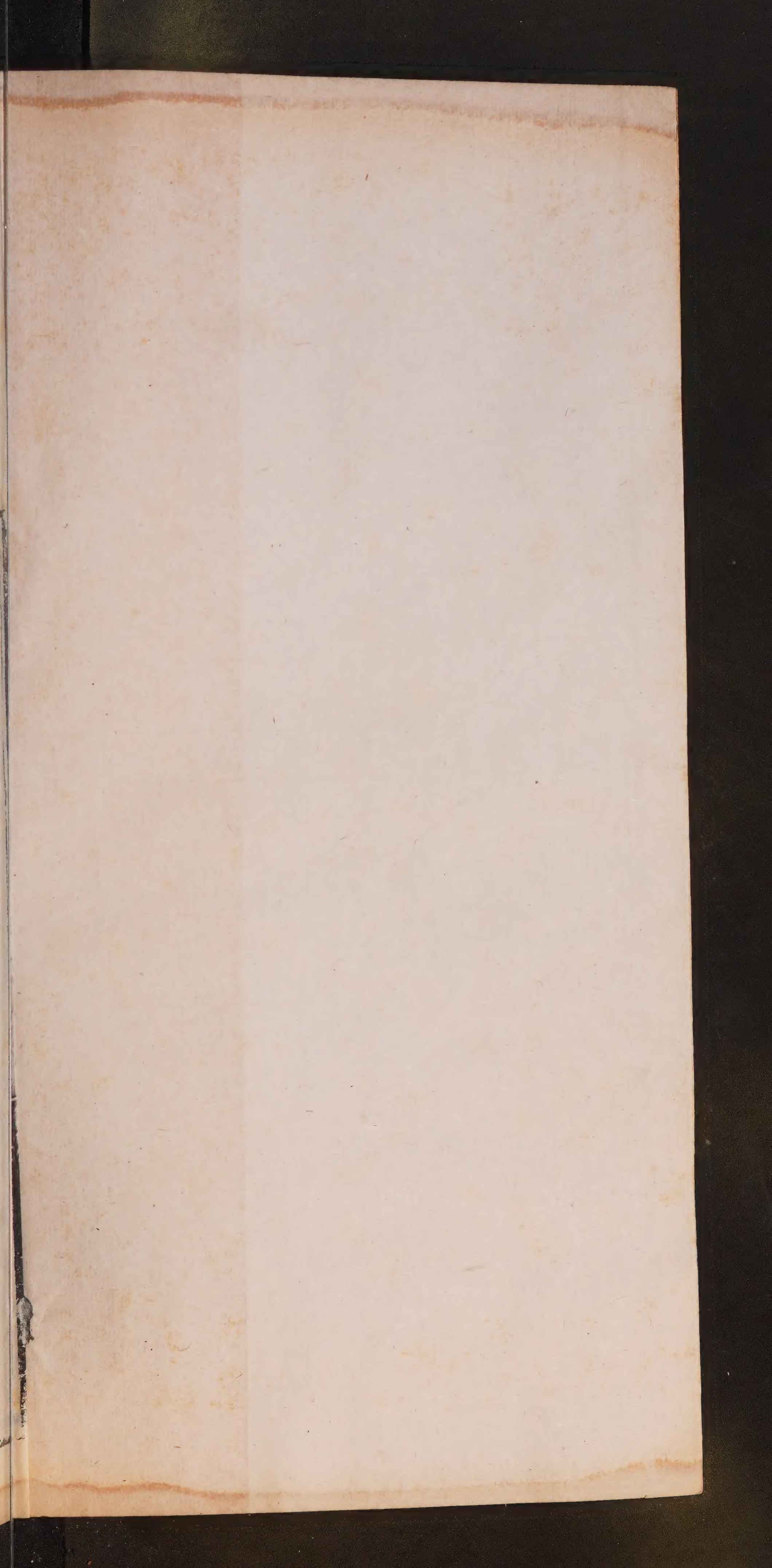

LIBRARY
JUL 26
UNIVERSITY OF TORONTO





鹿洲初集卷六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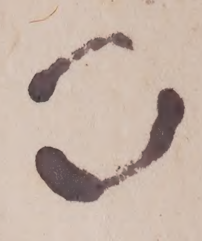
序

送宮詹沈心齋先生還浙序

浙西沈心齋先生曩以宮僚來督閩學清公明愼爲有閩學使第一還朝者四載矣閩人思之甚搆祠勒碑用志不朽猶云未足爲報也歲己丑先生以歸省

去後之思乃見眞情

之暇重遊閩邦邦人士喜躍欲狂如赤子之依父母
日於名勝地集良友鋪几筵以娛先生先生顧而樂
之分韻賦詩張侯較射登道山望滄海拜九賢書院
上平遠臺出西寺泛舟西湖乘風荷亭之間凡榕城
古蹟名勝及時人園榭亭沼諸生無不奉以遊遊無（可謂大不）
不醉以歸如是者匝月將行諸生把袂牽衣復爲強（寂寞）
留數日或奉將錢幣或解刀劍琴書竹石玩好山蔬
野品隻雞樽酒各以其意致慇懃先生雖固辭不得
也而與泉汀漳之士日望先生辱臨以壯山川之色（忽插四郡情景逼切）



伸尺寸微誠者竟不可得喁喁怨慕亦各携筐餽贐寄遙情于千里之外且囑後日來閩無獨棄我南州爲也（好接法）是時鼎元家居去會城八百里倍道疾趨六日造謁至則刻期登舟矣倉皇再拜悲喜交集因念昔（知己之感）者先生督學閩南鼎元獨蒙國士之知追隨三載丙戌一別四易星霜曾不能有所樹立以慰先生之望加以雲山遼遠覿面無由於今始得一見而招招舟（幾千淚涔涔下）子鼓棹欲西生非草木何能爲情於是隨至武夷同（補入延建二郡）行七百餘里目覩先生所過富沙南劍諸州多士迎

送懽闐慇懃欵洽不異所（省筆）聞於三山者始知古人所謂廉吏不可爲者之妄也人當涖官據要時雷厲風行何求不獲迨事權已謝有靦面目不堪復對此邦之人卽中材以上有恩澤於人者事後重來其慇懃欵洽不過數人而已孰能使九郡一州六十縣之衆（果亦人情）人人（所難）踴躍如一心哉先生昔日在閩之苦鼎元身親見之而先生毅然不回及事竣還朝蕭瑟難堪愛先生者莫不以太自苦爲憾觀此日之行樂乎否耶人（卽此）生富貴不啻浮雲金穴寶庭於今安在先生雖自苦

師是膚片可為

於一時而名且流千百世邦家之光豈獨吾黨之幸

乎特恨鼎元不能同至浙西又將匆匆别去也黯然

深此何無限

銷魂潛焉出涕未知侍側又在何日敬書數語以送

先生之行

言言從肺腑中流出可謂情文備至

送陳少林遊吳越序

吾友陳君少林將遊吳越鬻田質衣拮据百餘金以（出門行徑光怪可疑）行同學諸子追而送之邑之郊餞焉少間有執爵而言曰拙哉先生示富耶寒士出門攜數寸不律襆被（不可無此問難）一囊足矣必效富人載金而出能遊者有幾或曰方今世路氷清當道貴人不忍以財帛汚君子遊者所（此一難亦趣）至擁篲迎門鞠躬揖讓及其歸也兩拜而別耳長汀黎媿曾先生每聞遊客歸來必問被囊在否在則酌酒相慶君無乃鑒于此故預爲之備與陳君笑未有

以應藍子曰噫君之為此有所為也君昔在襁褓尊人寓居東粤與會稽林漢冲公友善君二歲喪母尊人以托于林未幾尊人又沒林撫君如已子教之讀書成立及君伯氏元戎公擁旌節于粤始以君歸而林公已卒君經紀其二喪旣復負二骸同兩尊人柩還葬于浦林公有孫在會稽君庚寅遊越當事有餽君金者君傾囊與之今拮据此行將為更置桑田數畝非漫遊之謂也或曰君家未有足食之政而遽為此舉人情乎陳君愀然太息徐而應之曰噫吾之為

代對入古

情已不薄此古道可多得耶

不得不自置對

此非得已也吾少受林之恩不啻父母向者尚思改葬二柩還諸會稽冀得稍稍有力將經理其家以厚爲報今年逾半百功名二字淡若浮雲筋力日以就衰後雖欲行難矣吾非不恤吾家顧念饑寒吾素郎不爲此亦無解于饑寒（遷綿悱惻竟似史）藍子曰嗟乎古道之不存久矣負恩寡情皆由富貴未有責及貧賤者夫惟吾黨（傳論贊大奇）能人之所難斯世道人心賴柱礎耳君才具優長文詞古雅不屑意于非道之富貴而情義之間若此亦足觀矣予與君同受業于廷尉陳公閣部沈公之門

（忽憶師門深情無限）

君此行將由會稽而鄞水存問吾師廷尉之家又將過浙西溯苕霅哭吾師沈公靈次爲漳郡及門致諸祭軸誄章是則予小子所傷心內慙臨風隕涕者也（淚岑涔滴矣）稽首丐君于二師之前爲予小子多一拜焉秋風瞬息鼓棹遄歸或兼程入都就試京闈一展生平經濟（章法）報二師平昔之望吾知林公九原其喜更有大焉者矣因書數語以送其行時庚子莫春三日也

陳君古道君子奇人奇事可以媿世情偷薄者文亦錯落入古可稱雙絕

送林仲謙之陽曲序

仲謙如晉應沈陽曲聘也（主人）辭家七千里劍佩長征將由粵而豫章歷江漢經鄭衛以至太原同學諸公出邑郊三里送之得仙橋賦詩酌酒爲別仲謙意氣豪上無黯然銷魂色斯遊也可謂壯矣秋高桂馥奪幟燕臺春日杏花驤首王路在此行也（想見抱負宏深自任以天下之重）夫士君子一舉一動必思有益於人目之所觸足之所履皆有痛癢關心之處吾聞陽曲古晉陽地繭絲保障事在人爲沈君賢且能必有以擇乎此仲謙經濟才長得與朝

夕談論揣摩民間疾苦晉之窮簷其麻不周乎在上體恤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不特物力爲然民隱尤甚願仲謙與賢主人共存此心以爲陽曲之幸此行爲不虛矣是爲序

（仁人之言）（所謂絜矩是也）

士君子一舉一動必思有益於人此聖賢經世濟物納溝撻市胸境鹿洲初年便已如此存心如此勉人可想見范文正公作秀才以天下爲己任也

送謝古梅太史還閩序

太史謝古梅謁告將南歸同學榮其行也爲詩若文以送之於是鹿洲藍鼎元慨然嘆曰噫美矣良友之行余亦安忍默也顧以浮華之辭則不能揚頌之辭（先將閩文一筆抹却）則不必離愁別緒亦近婦孺氣非所當言思惟朋友（古致）之義有善相勸勿謂余爲迂余亦達其情太史曰善（先叙太史之學一段）試言之鼎元曰太史於詩爲伯於文爲匠於字兼晉唐宋元諸家之長志高而行篤學博而才宏今之三代士也余惡乎言諸年少而壓羣英排金門典一代

鴻章鉅制海内方以燕許相推重忽興將母之思足亦解趣移疾有辭今將扶笻杖趨桑梓開竹廬於道（次敘還鄉之樂一段）山之麓板輿與萊袖以林泉詩酒爲養志人生勝事無有過於此者余惡乎言諸雖然太史好學者也行矣（上之）爲鄉先生請與言吾鄉之學（許多頓宕只是提出此一句）吾鄉前哲自龜山得伊洛之正傳歷豫章延平以及朱子斯道燦然如日月經天淵源可得而溯也建陽游定夫與龜山同出程門武夷胡原侯則程門之私淑也傳二子爲致堂爲五峯而從于籍溪與劉氏屏山白水皆嘗爲朱子之

師可謂盛矣朱子傳之蔡西山九峯黃勉齋陳北溪李果齋諸先生而浦城眞西山又朱門之私淑也有宋閩儒甲於天下爰及元明以來亦有熊勿軒蔡虛齋陳剩夫稍稍絶續吾儕生先儒之鄉可令鄉人不知先儒之學乎憶侍中丞儀封公倡開鼇峯講席爾時同學諸君子彬彬一堂曾幾何日遂成疇昔余不肖固不足道其他皆以事業功名顯於此事寂寂鮮聞惟蔡梁村先生一繼皐比不憚大聲疾呼以成就後學爲己任今仕宦於朝又無暇此太史之居則勉

極叙閩中之學太史閩人自不應虛此一還

主意

此事原不

容易

層層

逼緊太史不得寬其責矣

齋故里近鼇峯若彼其甚也余不能無厚望焉詩文詞賦眞草篆隷之學偶爾適情游藝焉則已必孳孳矻矻日夜以求極其工則程子所謂玩物喪志者矣太史於此數者旣並臻絶頂直造古人之奧域願自今勿復以此爲意專一心志於聖賢之學誘廸吾鄕英偉之士使皆篤學力行人人有不自暴棄之思又相與講求經世理物兵農禮樂之經濟使皆有體有用達可爲國家之名臣窮勿墜閩學之宗風則太史之功大矣俗士狃於見聞以科名利祿相矜高與之

不慊其意

歸源

（此段暢）

言聖人之道則駭爲狂且愚不知道非高遠卽在人倫日用之閒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居室朋儕洽比一擧一動皆有當然不易之則夫誰能出吾道之範圍乎饑而食渴而飮人人皆然也而食所當食飮所當飮卽道也異學以窈冥昏默虛空影響言道似人生綱常倫紀之外別有憑虛髣髴之一物是以終日言道而無可捉摸言悟道而歸于惝怳善乎朱子之言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孟子曰

（言聖賢之學之無難爲鄉人鼓氣）

（闢異學則正學明）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仁至義盡則已爲聖賢矣此無欲害人無穿窬之心學者敢謂自已無之乎而不敢學爲聖賢是立志欲害人欲穿窬也（喚醒多多）聖賢未嘗難學人人皆可以勉而能而特不許浮偽者之矯托于其閒若外談仁義而勢利若烈火之焚心貌似篤誠而胸懷若鬼蜮之變幻此等爲吾道之害有甚于釋老異端辭而闢之廓如夫非吾徒之責歟（斥偽學則眞學見）太史榮名既成蒼生未迫乘茲寬閑之歲月知必有以闡明絕

學大爲功于吾道者道固在躬行不在詞說（要旨）而欲傳之來學則不得不費詞說太史安得獨吝也（喫緊）禮於名當諱卑不可以名尊賤不可以名貴然二名不偏諱記亦有之余不敢避世俗之嫌請太史思當日父師命名之義（太史名道承）當不以余言爲迂而必求名稱其實乎吾友林洙雲績學精深踐履純篤（又就鄉中覓一學者作陪）天將使與于斯道也是故老其才於有用不忍以科名利祿早紛其力量而滑其志氣蓋所以待之者厚矣幸併以余言告之

太史爲閩之人學閩之學非過求於太史也責太史以學鄉先儒而并欲其率同鄉以學鄉先儒則太史之地位既高送太史者之身分越高并同鄉之品望亦高此文之不求高而高不可及者唐宋諸大家集中亦罕見此種也

送李司諫觀察江西序

今天子重民生國計之任愼簡名卿士爲牧伯於是

直起聳拔

大司諫樂亭李公承命觀察西江綜理糧儲諸務公畿輔名儒爲吾師儀封先生丁酉京闈弁冕士先生

淵源甚大

以絶學屬之戊戌捷南宮簪筆侍從癸卯甲辰分校禮闈者二典江南鄉試者一所得士皆卓卓有聲

天子方開言路崇正直遷公諫垣乙巳擢都諫天下想望風采將頌公爲名諫官甫越月而又有此行蓋

聖主愛公之深用公之速而西江獨蒙嘉惠何其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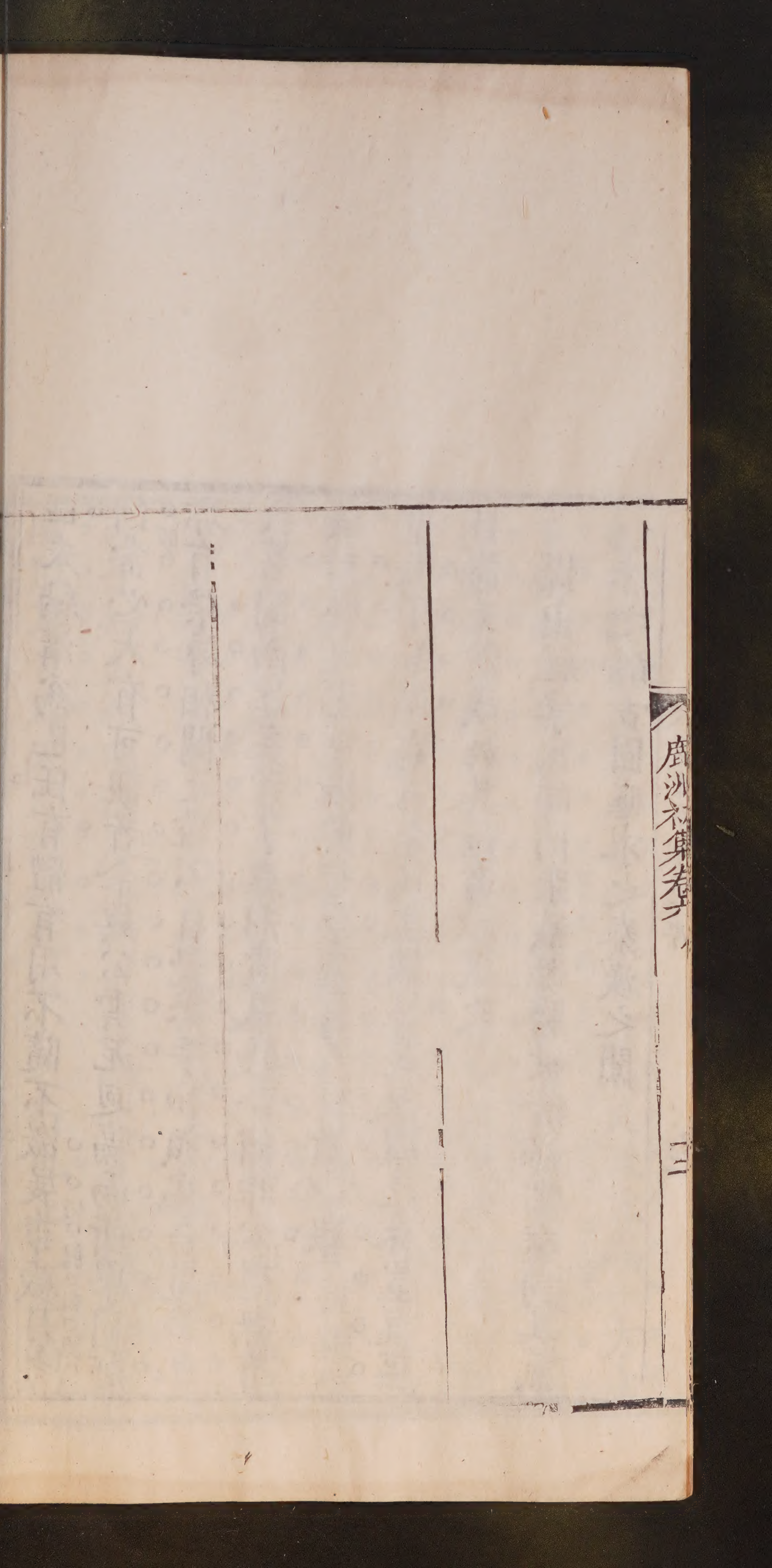
也夫觀察表率守令佐制撫宜朝廷政化爲一方上下樞軸所係甚重守令弗能其官觀察得更張之制撫弗便于民觀察得匡救之依阿詭隨無所建白則負當宁簡任盛心若有意自表孤貞稜稜圭角亦非協恭和衷同舟共濟之道膺斯任者良難矣況糧儲民生命脉國家本計取於下者畱不盡之脂膏藏諸官者絶侵漁之雀鼠管蕭流亞乃足以與于斯

天子知公精明渾厚有經世理物之才不得不暫移股肱耳目爲民閒調爕元氣公之行也正已率屬以

（絶大議論氣味亦極雄厚）（貞切）（語）（嶢嶢者易缺盡紙玩斯）（仁人之言）

匹夫納溝爲巳任有體有用不隨不激展布歲月之
仍歸到源
閒當必大有可觀者余與公雲泥迴隔而所學同師
亦有榮辱相關之誼不自覺舉手加額爲吾道幸也
抑吾聞西江多君子鹿洞遺風於今猶昨公得無有
儀封師之志乎振興絕學長育人材所以報
聖天子知遇爲百年民生國計造無疆之休豈區區
目前云爾哉於其行書以送之

提出絕學爲師門張幟瀝膽披肝掃盡腐詞其氣
味之醇古固應求之秦漢之閒



送勞尊三令昭文序

吾友漢陽勞尊三以詩若文雄江漢壯歲揵南宮或
尼之因困滯未得行所志乙巳秋中
天子以江南財賦重地新析蘇松閒十三邑政繁局
劇非才長行卓不足以勝厥任於是宰相薦其能而
尊三得昭文以去昭文距姑蘇未百里分常熟故邑
（邑之難治首在賦繁）
之半似無難治然歲徵租賦較貴州一省尚加其倍
有奇草昧初開百務創始一日精神當周數世以後
爲之亦良難矣且邑令者民之父母也父母於子養

之教之燠寒疾苦事事關心豈徒催科云爾哉然江南所重首在催科晝夜敲扑號呼達旦歲未能完十之六七雖有卓魯不暇煖席此其閒豈盡民頑亦為之未得其道也余聞江南之弊惟在冊籍不清戶無（徵賦之法首在清冊）眞名畝無眞額其民亦無眞欠或田已鬻十數手而（括盡弊端）額糧尚留本戶為找價勒贖之基收糧經手侵漁之地或細民畏官吏苛擾以糧畝附豪强戶內者有之又有包攬代兌之弊吏胥役隸欺隱之奸輸糧者一人乾沒者數手此之為害不可紀極而刑杖重輕民

役不同以役管役百千不癢官有敲扑之名役有爲

（洞悉疾苦言之心惻）

民受責之功民又有出錢爲役養板之困於國計毫

無裨益也以君聰察必能灼知利病瀨洗舊習與之

更新昭之民其有厚幸乎愚謂他務未遑必先爲良

法以清其册籍使人有眞名名下之糧有眞額然後

可按籍而稽完者眞完欠者眞欠爲良法以催其輸

納去包收代兌欺隱之弊爭常比較敲扑一槩勿施

（所謂寓撫字於催科也）

施則必使之畏使之服使役與民俱不敢犯而後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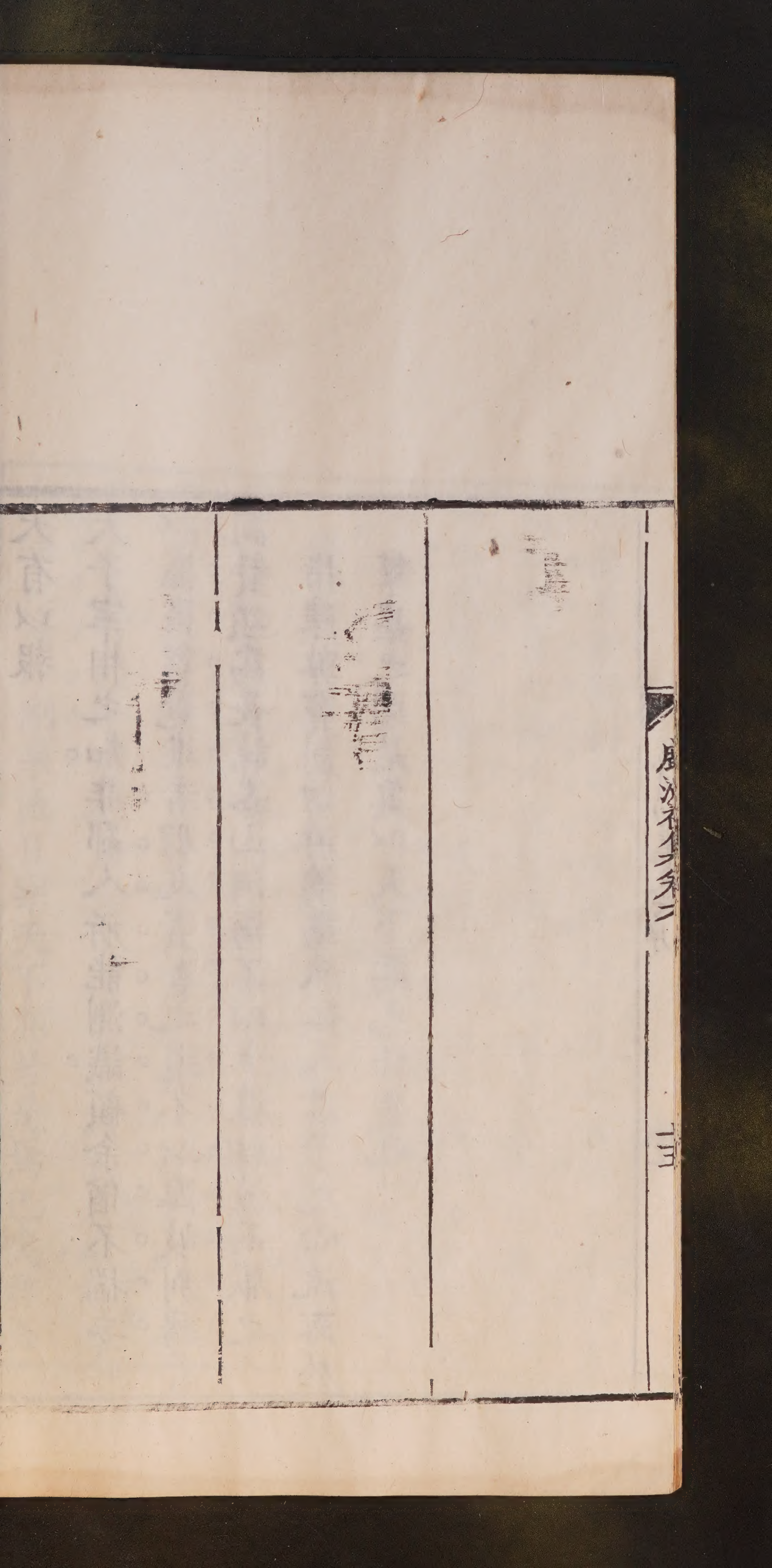
（懇摯周詳）

不濫而法必行而又以時巡行阡陌與老農課晴論

雨問苦樂勸耕桑作興學校萃文章經濟之才爲書院以教育之沙汰僧尼使消怨曠旌賞孝弟義烈存卹孤寡搏擊豪强使民惇厚案無停牘訟無久累訟師蠹盜盡法鋤除而又教民齊家使風化起于閨門（此變俗先務在江南尤爲切要）一變其入寺燒香出郊嬉遊之故習余今贈君以女學一書君其爲我播而行諸否訓方型俗良有司之事也爲民父母子女皆當教誨君無以余言爲迂也君才具有餘牛刀割雞無足措置多謀而兼以能斷（深識篤論）慎重而濟以剛果他日宰天下亦若是焉已矣君必

大有以報

天子宰相之知非鄙人所能測識顧余猶不揣妄昧以區區芻蕘進者朋友責善之道不以臨岐别緒浮詞贊頌爲長諒泰山河海不以土壤細流而厭之指陳弊竇剴切淋漓藹然仁人君子之心流露於筆墨之閒是眞以天下爲己任者也



請脩補普寧形勝序

首已提人心之可惜以鼓舞之

從來氣運之盛起于人心文物之興由乎衆志故湮鬱將開必有人焉起而振之譬如燎原之火有鑽其燧而爲星星之然者然後焚山烈澤光輝照乎四國是知事無大小爲之則成欲之卽至人心之專一卽爲造化之感通未有能限之者也古稱人傑地靈謂地靈可挺人傑之生亦人傑能補地靈之闕二者相因詎可以人事不脩而徒咎山川於造物哉普邑山川秀美土田沃衍雖彈丸蕞爾可云樂郊而文物未

興大雅弗作無論仔肩道統經天緯地之儒吾不得（此言人材之衰弱以激勵之）而見卽文章科名彜常泮壁之士亦寥寥晨星不及他邑一村落焉建邦啓上數百年無有留心及此一從而振興之者良可嘆也論者惑於青烏家之說謂巽地文峯弗起溪水來短去長河隍焦乾地理淺薄（此言地理之薄可培以人力）永無文物之望余曰噫此可以人力補之耳因相度形勢邑東郊崑安寨居巽方小山隱伏奇石虎踞古爲文昌祠故址今祠移邑中可建文明閣於上昂凌霄漢以當文峯中祀濂洛關閩五先生旁設學舍百

十楹爲普邑人士讀書講學之所榜曰文明書院人事與天工並至則文物之根源也水口右潭山亦爲巽地建急水塔山巔作中流底柱使河行停蓄不患去長又有文峯插天之勢命其名曰文峯塔以明余之所建特取聳秀壯觀與迷惑于浮屠邪說者不同也學宮之前舊有泮水宜清深今沙淤爲陸當疏濬之凡城中大小溝渠城外環繞濠水一槩開通使舟楫可行如人身臟腑通達脈絡分明血氣周流無所滯礙則四體自然堅强百役自然從令蓋有諸中者

擲開一筆具見學巖

氣象

至理

不待外求環城皆水又不患其來之短也余涖茲日淺越狙潮陽屈指一歲之中治普纔兩月耳萑苻旣清雀角亦馴此一變至道之鄉余固樂其民風之質（此言普地之從善甚易）也潮之文物視茲百倍余治潮之苦亦視茲百倍而功利夸詐不可救藥竭晝夜鋤荆剪棘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尚未能一變至魯余於是亦遂忘其為普之余凡普事弗遑經畫非獨于潮厚而于普薄也幸年歲豐登萬井盈寧余得偷潮冗之閒為吾普培禮教信義之俗欲與普士興正學必先為普人壯志氣峯

高水深地理淺薄之患吾知免夫余於潮有棉陽書院於普豈可無文明書院祀濂洛關閩諸儒讀濂洛（所期者大）關閩之書人人有爲聖爲賢之志他日英才濟濟詩書禮樂直紹魯鄒而文章科名之號爲文物又其所操券而藐焉小者也但土木之興工程浩大濬河築塔建高閣而開書院自笑清俸無幾未免有蚉力負（承起處衆志作收）山之虞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余敢不與斯邑搢紳先生好義樂施諸人士共之語云衆擎者易舉集狐成裘積簣成山諒諸君必有同志不待余之贅也姑弁

數言以當鼛鼓

就地理人事相關之處剴切言之拳拳愛士之衷溢於行墨之表此直補天手段非止因地制宜也

重建茗南書院醵金小序

漳之有茗南書院爲吾師心齋沈公生祠師來視學（有來歷）旣明且清爲有閩學使第一文章意氣入于人者深矣書院舊在西河登仙宮側頗簡陋十餘年來吾黨愍焉乙未冬十月更卜地龍門山奇特爽朗怪石嶙峋可愛甘棠蔽芾其間有合周人思名公之義僉曰吉問其主則吳及蔡若黃若潘若劉五姓六七家之所寶而弗售者也聞欲建沈公祠六七家者皆欣然願各廉其直遂購之鳩工庀材版築丁丁中堂輪奐

（切景正大）

（極珍重者忽而極慷慨足見盛德感人）

成且有日而堂之前後舊屋宜淸新楹宜搆俱有待經營焉門徑遂然又廣大可容駟宜建築西南學舍七八間宜葺治山之上議建淸風亭古樹森陰鳴聲（寫景可）聒耳綠野淸溪繚繞城下爲郡中第一名勝宜採度（愛）規模已定需費浩繁集腋而裘是誰之責與吳蔡諸（映帶自然風勵最切）君聞風者高義且爾況在吾黨其又何說之辭敢請同志共襄盛舉勿以貧富較量各盡心力拮据使茗（切當）南勝蹟與紫陽鹿洞並垂不朽龍門之山聲價十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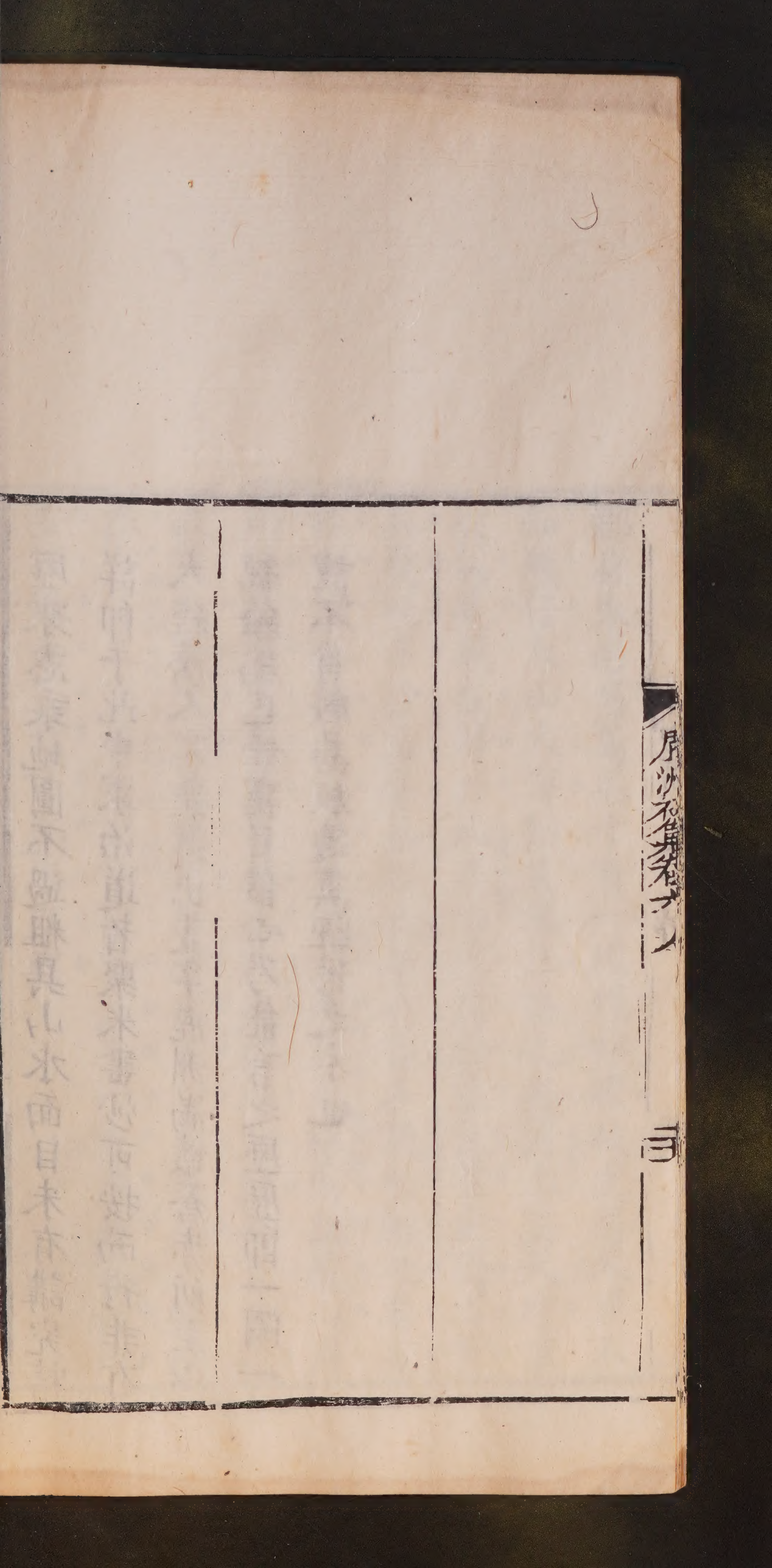
簡貴質實情深而文明

方輿小序

有邦國必有圖籍自古爲然（老氣）蓋方域之廣蒼黔之衆敷治者不能躬自遍歷也因爲圖若書以統貫而條理之不出户庭周知天下之故大政遠猷皆從此出是以周禮大司徒掌以職方而聖人見負版者式之重矣後世所謂圖（一語道破）山水畫卷耳望之蔚然可觀按其東西南北且有十九不合者即位置不甚刺謬而圖固不能言也代之言者率又浮光掠影語焉不詳（此大不易）求其談之歷歷如聚米畫沙可按而行渺未之見也潮

郡嶺表名藩屬縣十有一煌煌非疆較虞周大國不知幾倍大山大海幅員雄壯播之輿圖上登天府詎徒爲美觀哉將於此求治道焉（著眼）疆啓自漢歲閱二千兵燹既多滄桑屢易經之營之有居重馭輕之要有控制調劑補偏捄做之宜必待脂車秣馬跋履山川而後議翚磐石將不勝其勞矣（風流宕逸）玆編方輿具有苦心披閱之下十一邑提封形勝阨塞險易苞桑户牖瞭然心目之閒（必如此乃爲獨絕）其所謂指諸掌者乎一方清晏百代治安按籍而定焉可也志方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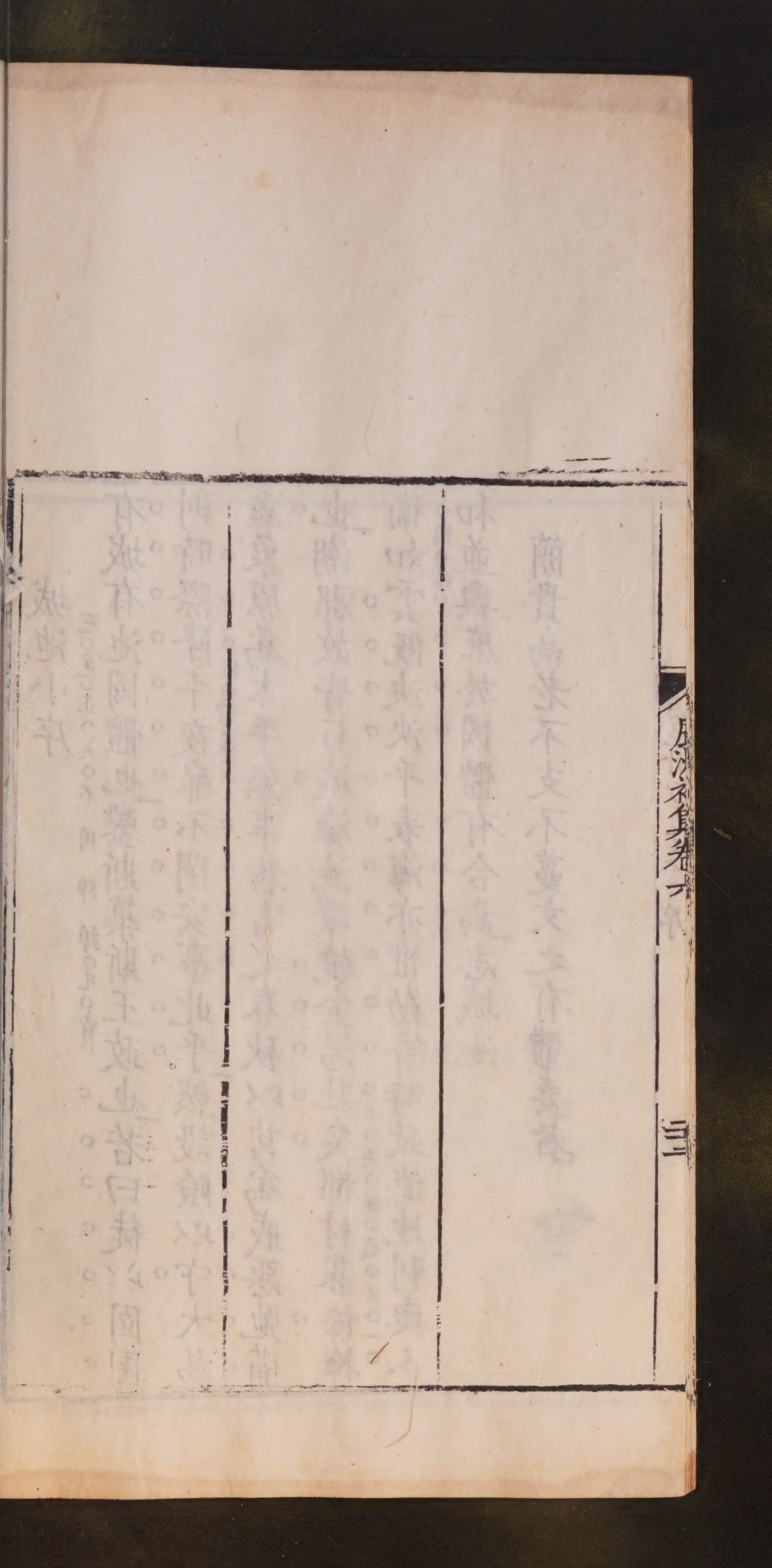
歷來志乘地圖不過粗具山水面目未有講究精詳即于此中求治道者聚米畫沙可按而行非有大經濟人不能道出隻字鹿洲滿懷蒼赤所至以經綸爲已任寓目留心乃能言之歷歷即一圖一說不肯輕易放過眞經世之才也



城池小序

有城有池國體也鑿斯築斯王政也若曰徒以固圉則時際隆平夜扉不閉安事此乎然設險以守大易垂象原爲太平無事者言之春秋以莒爲戒惡弛備也潮郡故皆石城濠流環繞金湯壯矣都村碁佈擁衛如雲旣泱泱乎表海亦惟勤脩時政使地利與人和並與庶於國體有合焉志城池

簡貴尚老不支不蔓文之有體要者



兵事小序

潮郡山深海闊宵小易於出沒依古以來兵事多矣（地勢使然）舊志謂山賊易撲海寇難靖蓋有鑒于當時鄭氏父子祖孫竊踞臺灣蹂躪邊疆故爲是懲羹吹虀之言耳山藪腹心重地脫有莽伏詎可以爲易而忽之（聖賢經世之言）善用兵者先治內而後治外使吾民安業樂生尊君親上峒崖樵牧含鼓嬉遊雖有海上遊魂寧敢窺吾圉哉況今萬里波澄島彝効順宄蘖絕踪向之飜濤破浪爲我民憂轉而百貨流通爲我民利斯亦千百年

來僅覩之隆平也民生不見兵革守土將怠而驕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因縷述寇變撻伐諸事使凡百君子觸目儆心咸知制治保邦當有憂盛危明之意焉戒衣袽籌未雨非曰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也志兵事

太平宰相憂盛危明孔子曰其知道乎

老成謀國慮遠思深如見元端象簡丁寧告誡氣象

人物小序

潮郡山高海闊幽奇雄壯磅礴鬱積之氣鍾爲偉人爲傑士固其宜也昌黎過化天水奮興而後（趙德海陽人韓愈刺潮州牒攝海陽尉爲衙推官句當州學時稱天水先生）文章行誼星炳雲爛蒸蒸然盛矣聖朝教養百年君父求賢若渴誘掖獎勸造就多方雖木石猶將鼓舞況具有血氣心知之性而誦法聖賢者乎官無論大小立忠者貴人無論窮達砥行者傳讀斯編者頑廉懦立思欲爲邦國增光駕古人而上之鄉士大夫之責也樹之風聲激厲培植使成人

（令人汗下）（四語可垂金石）（勉）（勵士大夫）

有德小子有造地方司牧之事也匪誇旣盛用勵將來志人物

（責　歲　司牧）（高老）

一片激勵培植造就人才苦衷隨感而發大有玉振金聲風光月霽氣象

孝義小序

孝庸德也義者宜也人無此二者吾以毛角目之矣尚儼然命爲人物哉人物有志孝義該焉何事多爲差等乎曰然何以處夫山農閭巷月不辨之無未得躋人物之數者孝爲百行之原推其極可以格天地洽神明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故聖人以是爲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雖以堯舜之道不過孝弟而已若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千駟萬鍾視同嘷蹴至于急病讓夷敦解推之誼事關家國頂踵可

危言刺背

有此

一門方無遺漏

捐詎得以韋布少之孝義之于人大矣哉潮雖僻處嶺嶠而雞豚旨甘封股廬墓人有同情或貲財可共或忍飢不食非義之食或出入萬死一生救全城旦夕之命固亦卓卓犖犖不應與草木同朽者潮之孝義大槩可觀矣沐浴聖化日漸日深將見孝里義門遍鄉村而皆是太和洋溢於變時雍安能量其所屆

平志孝義

春容爾雅有佩玉鳴珂之度

流寓小序

（氣韻昌揚）名賢所至山川生色瞻丰采者如快覩景星鳳凰雖世遠年湮猶將侈爲勝事焉潮處嶺外蠻烟瘴雨之區自古以爲罪臣投荒之地氣運日昌化草昧而開文物海濱鄒魯錦繡江山駸駸乎與上國爭瓌麗由是偉人君子無不來遊來歌以擴其胸中幽奇曠朗（文有奇氣）鬱積雄浩之氣而寓公輪棹踵相接矣其以讜謫至者若常袞李德裕趙鼎等十數公旣以廢置諸賢附（可垂語錄）於名宦之後居官無慚于君國雖竄謫猶陞遷也今

茲所紀皆屬遠遊亦有貞臣烈士崎嶇于風濤崖谷之間揭兵集旅究同傳舍則皆得以寓賢列之（文陸諸公）嗚呼乾坤正氣蔚爲正人在一鄕一國則爲鄕國之光足跡徧天下天下人皆欲私而有之若蔡京秦檜子孫且不以爲祖況他邦逆旅車轍塵雝之汚人乎讀是編者流芳百世之心勃然興矣（道鐸提撕深切著明）志流寓

此等文字直是景星鳳凰能使見者頑廉懦立人人起流芳百世之思有功世道不小

風俗小序

千古治化全在風俗故觀於鄉而知王道時雍風動則爲唐虞澆薄囂凌則爲季世唐虞叔季豈以古今（不刊）論（之論）哉風俗異也潮自昌黎謫守是邦士篤文行民稱易使海濱鄒魯可謂隆矣千有餘載時異世殊流風日下習俗因之忽蠻忽跖亦儒亦釋强悍慆淫功利（光怪陸離人情曲盡）夸詐兼而有之隸卒齊於搢紳逐末多於務本鄒魯之風遐哉替焉幸賴我

皇諄諄敎化

聖諭廣訓月吉宣傳陬澨窮鄉閭遒鐸而蒸蒸興起一變至魯一變至道於以幾于時雍風動何難乎夫奢示儉儉示禮風行草偃端屬何人承流宣化之君子精神命脉不可一日不在於斯也志風俗

愷切流摯

樸茂宏深且有偉氣

物産小序

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九穀六畜有別管仲相齊以五施別五土蓋盡地利窮物宜以導民樹藝而安（原是王政之一事）居後此經天下者皆勤勤于物産爲萬姓阜財求而利器用焉五方風氣不同所産亦異潮處南服霜雪罕到四時皆春草木敷榮禾種山巓者有之蔬果之（新雋）類出非其時海錯繁多雖更僕未可悉數也若夫瑰寶奇珍來自南交外域於潮何有焉（推卻得妙）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因所利而利

之重物力以淳民風則樂業安生飛潛動植之間皆有王道志物產

老到

簡淨得體無一毫雜霸氣習

古蹟小序

探奇問勝懷古情深非陳跡之可傳亦地以人重也（點珠）潮處天涯未覩三代之車轍旣不得與魯衛齊秦並誇聖賢芳躅然而一隅之地亦有名區昌黎之鄉校雖湮紫陽之遺踪尚在聞其風者猶將頑廉懦立矧（氣脉流厚）身履其境而低回憑眺乎忠臣孝子名流碩彥撮土片石皆足動後人觀感之思其蹟存即其人存也不然瓊枝玉樹金谷瑤臺亦等諸荒烟蔓草已耳君子（通篇主意在此）觀古人遺蹟當思爲其可傳者夫志古蹟

此竹數尺而有千仞之勢可以移贈此文

雜記小序

志以雜名紀軼事爾譬諸曆此其閏也（確切不移）方諸易此其雜卦也搜羅今古凡書不盡言言不盡傳耳目所未經意想所不到者一雜也苟可以擴心胸資談助無論洪纖曠渺胥爲錯綜以出之要不使離經畔道以（主意在此）新奇而或失其正焉倘一言一行有裨彝敎則以天球大訓目之矣（如此方）齊諧可志常存子不語怪之心經正民興斯無邪慝可曰寓言無關于世道乎（是聖學王道不爲無用之談）志雜記

一片維持世道保心念念不忘雖纖毫不肯放過

文之最有關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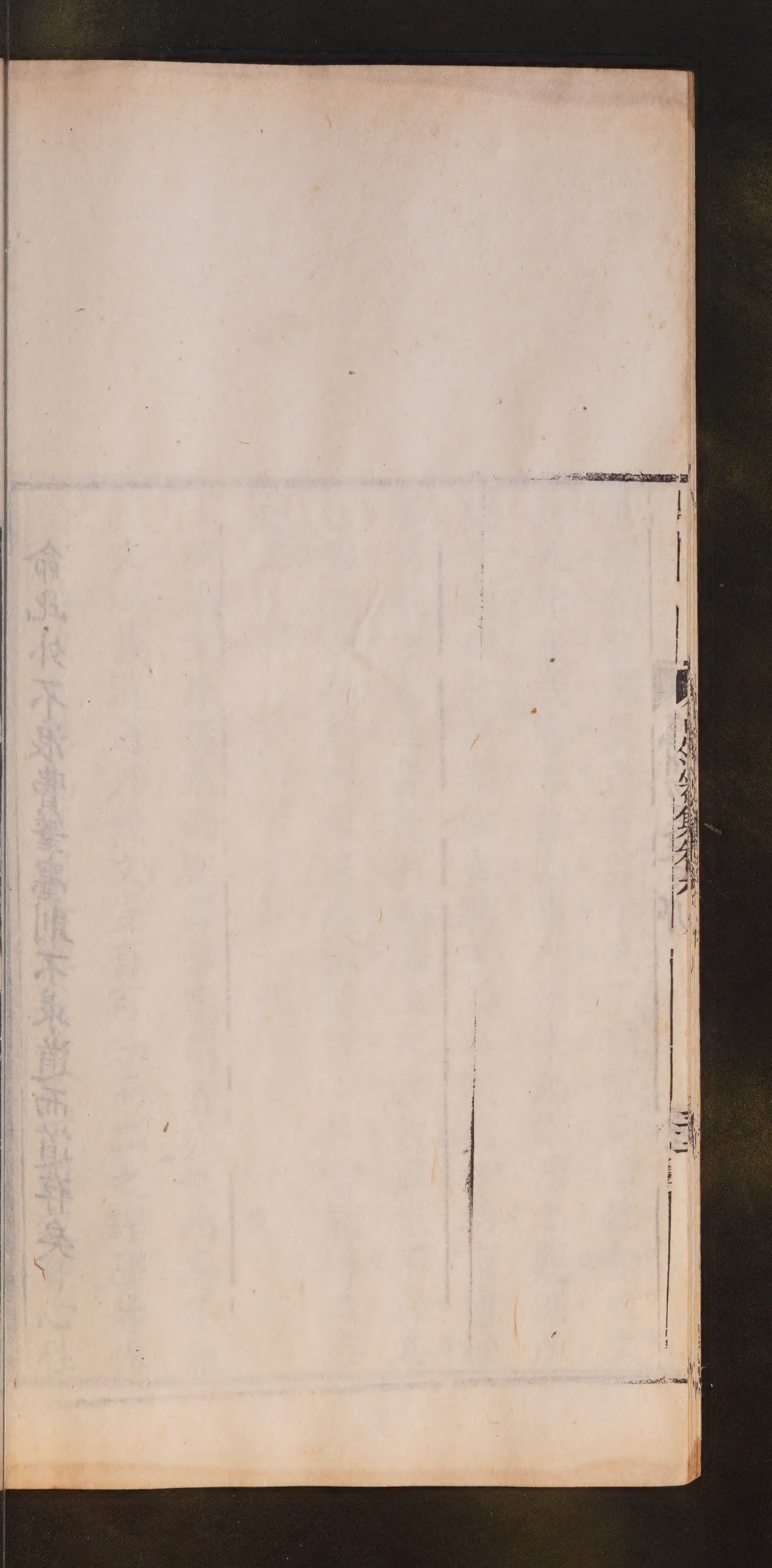
藝文小序

道之顯者謂之文子瞻言爲文必與道俱朱子非之謂其視文與道二也後世以學文學道爲兩途如氷炭之不相入雕琢辭華鏤金錯采靡然于倫理經術之外而命之曰文自以爲登韓柳之堂排歐蘇之閫矣或摭古字使人難識掇拾梵音矜心高妙由君子觀之曾涕唾之不若耳潮中文學有昌黎爲開風氣自是名賢接踵極嶺外文章之盛輓近學者多規撫六朝排砌瑰麗振秀揚華人人家有千里焉若夫經

世理物發揮至道有益于天下國家身心性命之文（必如此乃為有用）與夫起衰式靡古雅高清之韻海潮雄浩之觀則所望于此邦作者匪細也（一片熱腸）腐生災石頌德稱功市儈操觚丐羹謝炙及無關潮地風土民物者雖生不錄其在舊志所存則亦未遑淘汰諒有心日當能辯之志藝文。

以學文學道爲兩途雖最高明者亦坐此病不知文以載道道外無文豈有可分而二之理學者作文時但肯思爲有用必裨益于天下國家身心性

命此外不浪費筆墨則不求道而道存矣



鹿洲初集卷七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衡山曠敏本魯之訏

傳

寒支先生傳

先生李姓勝國諸生也寧化泉上里人名世熊字元仲自號曰寒支子少豪宕不羈視天下人讀書無足當意者自經史子集以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靡所

（一部寒）
不覽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爲文沉深峭刻
（支集直以數言括之）
雄偉淒麗奧博離奇如悲如憤如哭如笑如寒泉烈
日如暴風雷雨雖非盛世和平之音蓋自稱其所遇
（切當）
也時當天啓崇貞間金甌未缺若預知有甲申以後
（有心）
事者每論古今興亡儒生出處及江南北利害備兵
（人無處不留心自然若燭照數計）
屯田水利諸大要未嘗不慷慨欷歔惓惓有所屬望
奈數奇困頓諸生九試冠同列與闈闈者莫不欲一
物色李生爲重竟不可得
大清定鼎閩中尚擁唐
王未歸命故大學士黃道周何楷並薦宾支尚志博

學徵拜翰林博士辭不赴反復上書與道周悲憤時事及道周死義走福州請褒䘏時問其孤嫠存沒盧舍完燬輒嗚咽不置丁亥王師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杜門絶迹城市有齮齕於郡帥者帥遣某生移書逼入郡寒支復之曰天下人無官者十九豈盡高士來書謂不出山慮有不測之禍夫死生有命寧遂懸於要津且余年四十八矣諸葛瘁躬之日僅少一年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辱哉時蜚語騰沸勢洶洶不測寒支矢死不爲動疑

謗亦釋寒支既以文章氣節著一時名聲大震辛卯（承上起下筆力最古）壬辰間建昌潰賊黃希孕剽掠過泉上里有卒摘寒支園中二橘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盡過乃行粵寇至燔民屋火及寒支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好不熱鬧）曰奈何壞李公居室是時天下人雖盜賊亦知有寒支矣寒支積有壘磈於胷中每放浪山水以寫其牢（宗社覆于流寇）騷不平之概嘗詣西江泛彭蠡登廬山絕頂追維闖（不能不嘆息于明代君臣）獻橫行事痛悼欲絕淚下如泉湧不能禁也乙卯耿（此等人自然）精忠反遣僞使敦聘絡繹踵門寒支嚴拒之白春徂

冬堅臥不起（不肯從逆）乃得免寒支自甲申以後山居四十餘年鄉人宗之有爲不善者曰無使李公知也晚號媿菴顏其齋曰但月所著寒支集寧化縣志錢神志史感物感本行錄經正錄各若干卷年八十五以疾卒於家

論曰余聞先生少時嘗單車走泉州出安海潛觀鄭（看明室有匡扶否氣脉盡否）芝龍其意念深矣及唐王據閩明數已終日月出矣爝火不容於不息宜先生之不應聘也使先生早年（不能匡扶亦必殉節）得志癸未甲申間必有可觀者一腔熱血付之清冷

之鄉悲夫文章如韓心事如屈志節之淸高與管幼安伯仲矣

寒支勝朝遺士目覩闖獻交馳京師盜覆不能不盡然傷心其不應唐藩之聘是知明數已終天命有在不復爲無益之跋涉亦識時務者也至不從耿逆則稍有人心者能之豈足爲寒支異乎竊怪懷宗末造需才孔亟如此人而棄置草莽亦獨何哉

黃太常傳

黃太常名性震字元起號靜菴福建漳浦人也家貧年十二怙恃皆見背煢煢拮据從父子完以倜儻不羈奇之取史傳古文命讀一目數行皆不忘遭時莽伏變起四鄰黃族多遇害幾不免者數四幸得脫自信爲天所生必有所用之也(抱負)客遊三山靡有合困窮益甚然不肯作受憐意人莫能測其淺深(豪傑擧動)慨然嘆曰丈夫生際擾攘當以盤錯顯利器但世無常何孰識馬周吾長此落落乎歲丁巳閩督姚啓聖入漳籌海

時軍興旁午才略之士多欲出見所長又聞啓聖虛心求賢可與共事於是仗策軍門進平海條陳十便啓聖奇之與語大悅恨相見之晚每引入臥內談機密促膝借箸至夜分乃出凡練兵遣將用間用奇剿撫機宜無不竭謀盡智動輒有功其出龍虎山復長泰縣奪江東橋小港洲水晶坪諸處招撫五大鎮皆出區畫啓聖上其功廷議以同知用奉 旨從優議叙加僉事道感激知遇益思報稱念敵勢蟠結浩大非離散其黨羽陰亂其腹心未易猝圖請建立修來

館以收納歸誠將士來降者無眞僞胥善待之夏屋美衣車馬僕從炫耀街衢由是海上諸黨多潛來歸順具白啓聖分別授以官可用者竟實用之至者如歸皆大喜過望得海上閒諜悉不殺厚賜之恣其往來卽用以偵海上事凡敵人舉動罔不知者覘島中良將及所信任腹心有才幹智謀者或大書其官爵姓氏標之公館餙備供應偵者以爲實然輙陰報海上疑而殺之由是賊人自相疑貳來歸者日益衆一鼓而平十九寨復海澄克厦門金門將帥有利剿者

（得算）（妙用）（此着太狠了然功成之速却在此）

性震密白啓聖禁戢安民全活數十萬衆捷聞優叙軍功三十二級加正一品壬戌授北直霸昌道建義學立義塚治悍鷙旗丁以嚮馬賊爲害莫知踪跡密謀隷役中可任者二人陽以法斥去之俾充賊黨因得悉知賊姓名及其居處出沒以次執縛械送刑部咸寘法政聲大震　車駕幸密雲名見褒嘉　賜蟒袍宮紵寵異之尋擢廣西提刑按察使於署側設省刑所二鍋竈器皿薪米被帳皆備解差犯証至者寢食其中按名分給訊結即去沈寃滯獄多所平反有

崔玉枝一案牽影多人皆久定大辟察其可衿者覆訊得實力請廣督吳興祚具疏開釋賴以全活者數百人纍纍盈庭爲具酒食給衣服賞賚還家一時（解澤弘數亦一）呼天動地以爲于定國張釋之復見也（大快）計典入
覲
上粵西瘴癘一疏
俞旨嘉納未幾遷湖南布政使清革陋規剔包收詭寄諸弊詢民疾苦用緩咸宜憫（厥功）長沙郡河洶湧商艘屢淹相度地勢別開一河于側使得安泊楚人以爲百世之利云（甚偉）武昌夏逢龍作亂變起倉卒陷沒四郡人情洶洶廷臣以湖南爲慮

上曰有黃性震在無虞彼佐平六十年海氛何況于
此果胸有成算知草寇無能爲晏然如故不數月而
綸○巾○羽○扇○而○指○揮○之
賊徒殲滅更修葺書院作興士類正巳率屬撫安窮
黎瀟湘雲夢問頌聲洋溢翕然稱善治焉辛未春得
嘔血疾遂以病乞休優游林下漳浦學宮歲久將傾
圮重修文廟明倫堂輪奐聿新置義學田租爲邑士
科舉公車之費復建文昌祠敬一亭修梁山鍾秀坊
濬泮池傅公河浦自前明以來人文甲于漳郡形家
謂雙溪二壩收礬山梁山諸水朝宗城下富庶莫京

後以年久壩壞二水背流氣運稍減今欲與復其故需費二千餘金僉謂非常工役非黃公莫能舉此則毅然起而肩之獨力塡築疏通內河俾諸水仍舊朝宗邑士大夫高其義鐫石學宮誌之家居故在湖西先世所聚族者兵燹後晨星散處一望蒼涼每潸然淚下有敦族立宗之志顧謂所親曰倘得一命之榮施及三黨是余願也甲子司臬粵西遺族子太學生賜旋家董其事鳩工庀石築土堡爲藩籬俾族衆咸有寧居中立大宗廟以示報本次立小宗廟聯五服

希又心事

井井有條無不周到

道長數百里爲設五里一旗一砲旗書督工官姓名
以專責成有急則施火砲便于聞聲馳赴沿河安置
物料省臨時搬運之費日夜奔走勞勤衝冒風雪廢
寢食舊疾間作從子尚錦從旁寬慰曰憊矣稍休息
焉瞪目視之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任　君國事卽
委致其身也庸知勞乎不四閱月大工告竣　車駕
臨幸放水一日名見五次慰勞殷渥未幾遷太常寺
卿辛巳冬卒年六十五生平好善出於天性屬吏搢
紳有文學皆隆禮待之尤好扶植單寒海寧學士查

良法

此是實錄

昇未遇時一見如舊相識不惜千金資其成立四方名士登門締交或延爲諸子師束脯至以千計如江南進士黃暉烈陶自悅福州翰林嚴宗溥皆所羅禮以訓蒙者時人服其藻鑑空之日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咨嗟嘆悼謂斯人不可復得云

論曰世無常何孰識馬周豪傑所扼腕也當其遇知已奮風雲不五年遂臻方伯雖馬周知遇亦何以過於斯鄭氏父子祖孫竊居海上者數世地利人和未易猝拔所以離散其手足撓亂其腹心啓聖力也啓

聖得力專在修來一館司館者之功不待問矣運籌
決策績在封疆敷政宜民聲施金石至其宗族鄉黨
之間仁深義篤直與范氏希文頡頏千古豈馬周僅
購住宅所敢望哉士大夫履豐席厚如斯人者不乏
試以斯人自比擬吾不知其何如也

排宕激昂沛然若江河之莫禦也當是蘇長公得
意文字

月湖先生傳

先生姓陳名汝咸字莘學號悔廬浙江鄞縣人家居月湖之濱學者因以名之也父錫嘏舉乙卯鄉薦第一丙辰進士官翰林編脩有文名先生幼聰敏日讀書徑寸年十四通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里中前輩以神童目之二十一登戊午賢書辛未魁禮闈選翰林庶吉士丙子夏出宰漳浦漳浦故閩南劇邑也多詞訟丁糧版籍歲久混淆胥役因緣爲奸弊官民胥困焉先生正己率物勸民親遜設紙皂懲訟師聽斷

明決莫之能欺由是公庭肅然一念編審爲賦役大政（先生心血在此）非精詳整頓不能使宿弊一清日夜焦心勞思躬自核算編糧均户人丁各歸現在之籍令民自具親供實計丁口產業自立徵户自封投納除户長承管之弊歲省民二千餘金均保甲清屯糧併寺畝除根租行滚單之法使糧户自相催納不用嵒差方舉行時豪强不便吏胥陰撓至上官亦爲搖惑勸以勿事紛（惟斷乃成）更先生毅然不可回條分縷析三年而法立弊竇悉除差役袖手胥吏無所施其技民歡樂稱便鼓舞輸

將秋冬之交歲賦全完罔有絲毫逋負者濱海習俗輕生誶語小故輙服斷腸草自盡圖賴先生力懲其弊令當刑者掘草根贖罪或出俸錢以市積堂下燬之革相驗花紅夫役飯食不避臭腐周屍上下反覆諦視以手指按雖仵作謝弗及也（精細）邑多山虎白晝常出攫人捐貲令鄉民多設虎牢復募善射者伏强弩毒矢要之潔誠齋戒牒城隍默相驅除自是虎悉入牢又多爲毒矢所殪值歲旱朝夕步禱夜宿壇登梁山絕頂觸龍湫備歷崔嵬紳士行四五十里多不能

從先生葛袍芒屨不辭勞瘁甫下山而靈雨四郊霑足人以爲精誠所感云丁亥夏霪雨溪流驟漲高及雉堞南郊廬舍爲巨浸民皆升屋而號先生力疾登城樓輿錢數十緡募船拯救又多爲木筏懸賞格每渡一人給錢三十諸生蔡衍鋭黃尚柔皆輿錢以助男婦老幼蟻附登城者數千人分糜粥飼之次日復（此功甚偉）賑以米多方撫恤故民雖災而不害興文敎設義學在邑中者一在雲霄銅山杜潯者三延諸生有學行者爲之師月於初三十八日會邑中士大夫及鄉之

俊彦集明倫堂講經史性理諸書繭絲牛毛終日論（如見鹿洞規模）
辯酬答娓娓無倦朔望日課時文一詩古文各一浦
人士濟濟奮典文章經濟與海內相角先生之教也（功不可沒）
大修文廟造祭器樂器俎豆鐘鼓煥然一新雲霄銅
山向皆有朱子祠祀典久廢先生以漁船二十户暨
公溪泥泊稅羨充祭祀及諸生鄉試之資東郊明誠
書院故黃石齋先生講學之所禿厮寄寓漸忘其故
幾爲浮屠窟宅先生撤佛像盡逐僧徒以黃氏子孫
主之浦故有教堂四所男女羣聚茹蔬禮佛名曰無

爲教先生籍其居爲公所爲育嬰堂西洋天主教流毒至浦將開堂以惑四方之人士先生峻拒之無敢容納有西洋人奉　欽差道經浦邑以好言浼先生繼以威挾先生弗顧（泰山巖巖氣象）屬諸上官爲先生言先生仍弗顧也城東東嶽廟廊廡立功曹祠旁有鬼卒能作祟邑人無識者香燭酒牲晝夜不絕先生命毀其像隸役皆悚惕不敢前先生怒令鞭而碎之村民信巫禱病者輒舁土木神鳴鑼擊鼓採藥以療先生亦厲禁之有奸匪百餘人潛伏七星洞招黨入海發兵追捕

遁聚丹竈山掩擊之走平和山中竪旗集衆謀再至浦先生遣鄉長黄利見有幹濟密致賊黨林大札啖以重利誘擒巨魁曾睦及其從蔣卿江貴等奸徒悉散復獲海賊徐容等十餘人搜所剽掠白金二千八百八十兩珍珠四十六顆瑪瑙二顆綺紵羅紗千餘疋洋鐲洋簪盃笄之類不可勝數始知海上巨賊有仁義禮智信與六號徐容卽信字號賊首也細詢行踪直陳不諱併賊中情形作何勦撫機宜言之甚悉先生以所獲金帛悉歸藩庫因條陳撫捕以靖海氛利商船

請赦徐容以致其餘黨未幾當宁遣大臣巡海招撫諸賊皆歸誠惟禮字號賊目尚作海上遊魂耳南靖宵小恣肆督撫大吏僉謂非先生莫能了此交章調宰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取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久之行有日矣民扶老攜幼數萬塞街巷環跪泣曰公毋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此是真閑道從北門逸去士民追思不已即於北門搆月湖遺愛與他人答應故事者不同書院塑先生像其中歲時瞻拜靖邑積年逋寇多伏

深山旋剿旋聚或始撫而復跳梁聞先生至相謂曰
此漳浦陳公十三年矣善治盜我等出沒彼皆知之
將安所逃顧其人長者能自詣歸誠必無患也於是
前後數月悉受撫先生開示威信皆革面終不爲盜
頌聲大作巳丑内召庚寅補刑曹主事辛卯擢廣西
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疏陳臺灣事宜及更定命案
條例　旨嘉納之除西門外白蓮教訪私雕假印僞
造貢監照劄者徐德孚傅雲生等二十四人皆執赴
刑部置之法壬辰秋七月聞海賊焚燒營汛舟楫因

之熱河行宮上防海事宜一疏蓋先生在閩日久熟悉海上情形又以商船被刼多由沿邊掛號（向來通病）水路屈曲礁嶼錯雜賊船遂得截刼于必經之地而當事皆以掛號稽查爲良策商民苦不能自達先生至是始痛切言之沿海數省利賴焉是日在熱河復陳彌盜事宜一疏　旨皆嘉納　賜克食鹿條魚脯小菜慰勞之是冬海賊陳尚義遣周錦赴兵部求撫先生謂尚義必係禮字號賊目陳老大當年海賊徐容稱此賊久在海上肆刼今就其求撫請率舉人候選知縣

阮蔡文千總王三駱南左其彪等往鐵山鳳城島入海撫之　諭旨慰勞以風濤不測但駐鳳城着蔡文等坐船前往不必親自下海復以兵部郎中雅奇爲副未幾颶風大作駱南等船飄失無踪蔡文一船飄折大桅先生馳至天橋廠遣舟往會文南等俱至盡山花鳥遇陳尚義并其黨百餘人皆招致詣京師（海波澄矣）明年春正月擢通政司右叅議尋遷左叅議夏奉使入楚祭炎帝臣農帝舜有虞氏陵及頒賞楚省綠旗兵丁先生自裹行糧不擾地方官一絲一粟之境卽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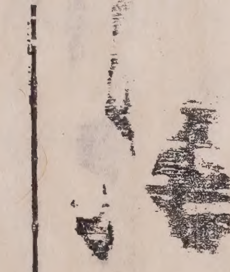
賞賚不忍多擾驛遞隨至隨行湖南山川險峻或請僻遠營汛可調官代領給發先生艴然曰王命屬我何敢憚勞披星蒙霧卽峭壁危崖馬不容騎輿不容肩者亦必捫蘿附葛徒步而行且遍訪紅苗窟穴（留心經世）情景利弊以籌撫乂久安之計祭二陵皆竭誠盡敬見虞帝寢廟傾圮捐貲屬令脩葺陵逼諸猺峝峝長（如覲王會圖）率男婦百餘人拜謁男帕其首擊長腰皷吹笙嗚嗚舞跳而導婦女辮髮纏三小竹于髮爲椽纁紅絨布覆其上連袂而歌爲靡曼聲譯其語乃蜜蜂飛來千

文高槃王子孫在山好等句先生因改著竹枝詞四
章備揚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使之習而歌焉楚使
得天使體
告竣遷鴻臚寺卿又遷大理寺少卿甲午春三月奉
命赴甘肅勘視荒災見饑民襁負蜂擁皆鳩形鵠面
鶉衣百結餓殍縱橫先生目擊傷心不復茹葷飲酒
會同陝甘督撫發倉賑恤尚慮窮鄉殘黎或未遍沾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實惠徒步郊野汗淚交并時值癘疫炎蒸遂一病不
復起以四月二十五日卒於固原之海都喇彌留之
慘然
際語不及私惟恨饑民情形不得上達地方有司檢

視其囊衣一襲錢一緡而已年五十七所著兼山堂
遺稿漳浦政略行于世

論曰先生出宰十四年入於人者最深一生事業此爲顯著宜漳人之尸而祝社而稷之也岡原訃至自士大夫以及農工販豎莫不咨嗟太息刑牲設醴奔哭于月湖書院數十日不絕復劇金置田春秋饗祀事之若私親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先生可無愧也已立朝日淺措施未暢使天假歲月其經國遠猷必更大有可傳者惜夫

評核樸老不必造作經營而先生鬚眉躍躍楮上
併一生精神心血俱爲寫出良史之才非時賢敢
望項背





儀封先生傳

先生河南儀封人姓張名伯行字孝先號敬菴謚清恪學者稱儀封先生從所居邑名之也先生七歲入小學恂恂有儒者氣年十四丁母喪二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辛酉舉于鄉乙丑成進士讀有宋五子（後來許大本事皆從此處立定脚跟耳）之書以聖賢爲必可學辨義利闢異端墜緒茫茫有毅然搜紹之志一時學者歸重焉壬申官內閣撰文中書甲戌改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冬丁父喪越三年（提講學）建請見書院于邑之西郊與鄉人士講明正學奮興

者甚衆已卯夏大雨北關堤決水氾濫入邑中居民憂之先生募人夫囊沙土塡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鵬翮異之題赴河工効力以勞績懋著遷山東濟寧道

提賑饑

値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并載錢及綿衣數船分給凍餒者俄有旨賑濟先生奉檄賑汶上陽穀等縣以擅動倉穀數萬石將挂彈章因申辯其略曰賑濟乃奉恩旨非本道敢于擅動也動倉穀以推廣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已也使奉旨賑濟不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

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昔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貧民武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題叅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爲戒視倉穀重民命輕害有不可言者矣事得寢在濟四年多惠政於河務尤所盡心灘河每當秋溢淹民田數十萬頃先生疏濬弘深又築五岔口使鄆城等十五州縣皆安流士民至今尸祝之啓利運閘洼水南旺糧艘得遄行遷江寧司臬

聖祖南巡以先生爲江南第一清官遍問大學士督撫

以下皆推獎無異詞天顏大悅曰汝等何莫保舉朕

（主臣相知一生事業基）

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

（下此矣此是篇中大關鍵）

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授福建巡撫入閩值旱荒疏

（賑飢）

請動支庫帑貿米賑濟民得不饑而永安漳平無賴陳首魁吳海等煽誘愚氓竄山谷爲孽先生密諭漳守趙完璧撫平之褒廉糾墨訪猾吏奸胥之爲民害者悉中以法由是訟庭一變教化大行崇獎孝弟嘉

（講學）

惠農商置社倉興積貯建鼇峯書院延九郡一州才品卓越行誼端方之士讀書談道其中爲明體達用

之學設藏書樓置古今經籍四百六十餘種膏火之資指創獨厚視山左時所建清源夏鎮濟陽數書院又迥然不同矣（搟補一筆手法絕妙）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遍城鄉士人惴惴祟奉先生悉毀之或改為義塾祀朱子核省城尼僧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崇正闢邪多此類云在閩三載風聲日上當宁以江南重地移先生巡撫江蘇庚寅春抵任適維揚一帶荒歉疏請海高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乏食軍民設法（賑饑）賑救又以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一年完年半之租民力有所不贍請

暫緩以紓其困皆報可上動帑平糶疏與閩事後先一轍但拜疏即日舉行謂臣因災黎窮迫恐俟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專擅之罪伏望鑒原旨嘉納之是夏赴常州會審欽件多所平反與總督不合總督者噶禮也性奇貪以先生抗吭未敢動先生直已行道與除舉劾如恐不及噶禮惡之每掣肘不得行所志先生以疾辭請解任奉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因勉强復視事辛卯秋江南大比物議沸騰姑蘇士子迎財神

入文廟事聞詔尚書張鵬翮出偕江南督撫案驗先生奉命如揚州會鞫弊端畢露總督故驕橫張威勢欲遏之衆熟視莫敢攖先生奮然上疏劾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其略曰

（極力形容）

皇上臨御以來內外臣工罔不奉法兩江督臣禮受豢養不爲不久蒙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自當仰圖報効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纖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聖明睿照之中無容臣再爲

贅瀆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喪心病狂至于如此之極迨後榜揭不公主考臣左必蕃疏内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旨會同察審則舉人程光奎吳泌供稱關節是實藩司書辦李啓供與家人軒三買賣舉人是實督臣大怒不容直言臣再三勸解歷詢諸犯皆有確據及提訊軒三語多曖昧事涉督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

來任使必科目之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正人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
制科以來未有江南辛卯之甚者奉命徹底詳察而
督臣必不肯詳察奉命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欲審
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
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
說情眞事實不爲無稽之浮論矣其欺君壞法之罪
督臣雖百喙奚辭若不請旨解任一併發審則通同
作弊之人爲奉旨察審之人眞情何由得出國法何

由得伸哉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真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不得不大聲疾呼煩瀆聖聽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敢于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

一氣弸勃滿紙風霜

下之人無不知之祗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以貫
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爲臣寒心但
臣自念一介豎儒倏補中書數年之閒超遷巡撫受
恩之深無過于臣圖報之難亦無過于臣故在督臣
敢于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慮身家畏避權勢同爲欺君負
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况
臣之功名予奪出自朝廷性命死生亦有定數督臣

雖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何憚而不言哉

仰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禮解任發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而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眞情得出國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入噶禮亦誣先生他事以互訐俱解任詔遣張鵬翮赫壽並案之士民聞先生解任罷市

輟業扶攜集公館號泣失聲環當道籲保畱倉皇奔
走數十日山蔬野品各持獻不受則膝行前曰公在
官止飲江南水今將去無卻子民一點心固跪弗起
先生亦弗能遏也五月審案上以先生所劾全虛例
革職治罪噶禮免議部覆如之詔尚書穆和倫張廷
樞再出確審審如前覆奏部議又如之

聖祖以先生為天下清官第一此議是非顛倒命九卿
臺諫矢公據實再議九卿持平上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于至公朕御極五十年諸事以

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廉天下所共知噶禮操守朕不能信徵伯行在彼江南朘削半矣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爲保全（保全正學）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制定再遣往審與前無異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有諭旨始同聲贊其清亦已晚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則海宇享昇平之福翼日命先生仍留原任噶禮革去科場作弊諸人尋亦正法有差方

○激○前○提○句○呼○應○全○神○越○振○

是時噶禮聲勢蟠結浩大舉朝莫不悚息而先生孤忠獨立自分無救不意當宁撥噎霾而揚日月得至于斯也江左士民歡聲遍郊野牓于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寫○得○聲○光○奕○）

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苑跪疏謝恩願各減一齡益　聖壽萬萬歲以申眞實感激之誠而閩省士民亦不謀而合若赤子之慶父母（帶○一○筆○妙○）也先生念有宋五子發孔孟之蘊于千載不傳之後（再○提○正○學○）使聖道如日中天其所論說足配六經語孟因輯粹

粡可誦者爲訓詁詳釋以示後學號五子書集解又作續近思錄廣近思錄皆獻之于朝所建紫陽書院集諸生講論正學規模次第如在閩時極江左人文（揷帶妙）之盛鎮江故濱海承平水師戰艦多入主者囊或察驗以民船支吾聽點無所別先生條陳海洋舟楫分營哨商漁編列號數又奏免揚州落地稅民皆稱便先是奉旨出海搜捕逸賊鄭盡心等與蘇松提鎮查緝防範先生慮海疆任重勤愼有加動輒奏聞同事慍之甲午乙未閒以奏報張元隆張令濤等海案詔

尚書張鵬翮之江南按驗劾狂妄自矜解組嚴訊擬置極刑羈候鎮江城隍廟中俟朝命先生讀書著述晝夜無閒纂脩四書周易正宗爲子姪講解經書積有講義數十篇置死生度外俄奉命進京陛見當事者以同知胡某監之行仲冬二日渡江自瓜州至維揚父老數百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行四十里不絕乞暫停一見爲胡同知所格弗得近越日過邵伯高郵亦如之至淮安總河來會見先生所乘舟朽蠹將潰敗大驚曰曷坐此若渡河沈爾以巳舟

易之行暮將泊清口胡同知不許督舟子乘夜渡黃（摹寫小人情狀可爲寒心）河急雨怒風周天如墨濤浪湍急人對面不相見皆曰命畢矣然不得不行俄而雨霽浪靜星斗燦爛如（先景如繪）晝遂渡黃河舟人皆大喜相慶賀先生亦不以爲意也至京召對乾清宮明日召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復召講太極圖說擢倉場總督發倉平糶貧民得沾實惠奏請設立社倉依朱子社倉法增益條例十六欵奉旨赴永平經畫社倉事宜丁酉典順天鄉試晉少司農辛丑主禮闈所得士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

可汩沒勢利實心報國無負科名河南馬營口決條
奏黃河水勢情形旨嘉之冬十月以母病乞假命于
臘月旋京便道閱河南武陟決口壬寅春名赴千叟
宴畢賜坐諭羣臣曰汝等皆大臣大臣職分當仰體
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是眞能以百姓爲
心者也後名對澹寧居論事久暈眩色變命大臣扶
掖以出
皇帝嗣位體恤舊臣眷注逾格外會議大政保舉大
員皆命同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議晉秩一品封三

代膺一子員外郎未幾遷禮部尚書先生以濂洛關
閩五子書集解進呈
上親書禮樂名臣四大字賜焉復進續近思錄廣近
思錄及宋儒文集數種皆蒙嘉納凡朝端衡文如搜
羅鄉會遺卷考試官生翰林咸命挍閱祭祀大禮如
郊壇視牲辟廱祭告向皆王公大學士之事悉命先
生行之而闕里一役追封 先聖五代命以便道旋
省家鄉尤異數云錫賚便蕃有加無已緯冠蟒袍錦
綺珍玩龍飛鳳舞之書玉振金聲之文松花之硯花

得妙榮光燦爛

堆砌

金之扇西洋之鏡內造器皿囊香之飾繹絡頻頒炫黃于道以及南方鮮荔西域異瓜大內新棗參苓茶膏時果節物鹿羊雞魚天廚之饌罔不充牣几席滿車滿家每名進乾清宮以年老諭旨免跪嗣後請安諸事多以不能久跪免勞頓或奏事跪久輒命內侍扶之起雍正三年春二月十有六日以疾卒年七十有五歲遺疏請崇正學勵直臣爲千古第一首出之息尚存君綿萬世無疆之福無一語及私家事

天子悼之遣王公大臣臨奠加太子太保全禮葬祭

謚清恪於郇典常例外加祭一壇詔舉朝公卿臺諫咸臨其喪及殯亦如之所著有困學錄續困學錄五子書集解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居濟一得學規類編家規類編道南原委伊洛淵源續錄性理正宗正誼堂文集凡若干卷藏于家

論曰先生之於學可謂醇矣流俗滔滔沈淵滅頂科舉訓詁詞章皆謂之學彼其志不過取富貴利達而止去聖人之道遠也或稍自振拔無賢師友之撤其障蔀又不免陽儒陰墨近似亂眞爲學術人心之害

悲夫先生自幼毅然以聖賢爲必可學志趣固已不侔崇尚程朱薪傳獨正排異學之爲程朱難者大聲（結出要領）疾呼欲與天下共正之卽治水賑饑刑兵錢穀紛呶糾錯之會以及坎陷交訌死生危急之秋罔不敬業樂羣守道自娛所謂造次顚沛於是者乎自古大儒罕竟其用先生際兩朝明聖極千載一時之盛與伯彝后夔爭埒矣

崇尚正學是張公一生得力處篇首提明全文線索在手入後絲聯繩牽處處不離其母備極結構

之精

曾叔祖孝廉玉書公家傳

公諱銘璽字玉書福建漳浦人家貧落魄以族兄侍御紫濤公占籍粵東之普寧往依之遂家於普性好讀書立志節爲人冲雅無疾言遽色弱冠補弟子員登順治辛卯賢書潮帥郝尚久叛聞公名使人召致之公蹙然曰作亂也此豈可哉其人曰非也復明耳公曰我天朝舉人不知其他固强之弗赴人還報郝逆怒遣其黨以兵蹙之公守義不屈集鄉壯據守東山寨賊晝夜環攻寨破死焉闔門皆遇害鄉壯同死

者八十餘人子士旌在外得免邑人哀之

忠義所感

論曰公守義嚴正而詞氣不迫眞可謂冲雅矣出之以和平行之以果決至于闔家殉難鄉閭手足亦皆視死如歸抑又何其烈烈也名教于城庶幾無愧

不爲激烈怒罵卻能殺身成仁此學養功深見義明決者文亦簡淨逼肖

叔祖宜侯公家傳

公諱忠字宜侯福建漳浦人也生有膂力讀書知大義能孝於親配孺人卓氏尤盡婦道宗族稱之所居村曰墩内在萬山之中故有虎患歲甲子有巨虎奇橫往來百里内傷人不可勝計臘月十二日抵某社爲伏弩所傷甚憤四顧無人跳踉大吽聲裂山谷所觸草木皆糜爛直奔墩内村過土地神廟張牙舞爪齩泥像碎之居民閉户懾息莫敢有出聲者公父元章公叔父裕公比屋而居時漏下可二鼓皆已熟睡

虎既碎土地神猶咆哮不肯已衝撲附近人家倒其門攫二豕啖之裕公夢中大喊虎怒撲其門以世居山中防虎患門内植兩柱衛横木擊之虎竭力衝撲（極寫門之固以見虎之横）不可入裕公恐益大喊虎聞喊聲益大怒狂跳登屋破瓦桷直下斃裕公糜爛其體（竟是飛虎）公父元章公聞弟有虎患發聲助喊虎復狂跳破公屋撲元章公仆地公（更勇）持長刀直前鬭虎卓孺人携杵從之虎舍父撲公公舉刀刺虎中其咽喉刃入腹中三尺許拔刃不得出（不顧性命亦是大力）手餘脫柄虎負痛復撲公孺人從後抱虎雙手搤虎

頸虎內既重創不能自脫公持手中柄連擊數十惶急中卒無以斃虎孺人呼曰斧公急從門後取斧揭力連劈之比雞唱夫婦氣力皆疲瞪目熟視則虎已死矣急視父尚臥地呻吟乃共扶入寢所以藥敷治之天明村人屠虎得肉二百有餘斤越翼日元章公竟死公及孺人哀痛激切喪葬悉如禮觀者莫不下淚里中父老士大夫謀欲白其事於令長請以上聞公泣且謝曰忠不孝獲罪於天致使父叔喪於非命忠雖苟留殘生此心已死久矣若又因以爲名是辜

神清氣定

快暢

應請旌表

大孝純孝直是聖人

災而樂禍忠尚得爲人類乎敬謝尊長切勿復言殺虎事諸父老持之再三公辭愈益力僉曰姑置之無傷孝子心也天道有知大節豈終泯沒尚留以有待焉公長於韜略後爲武諸生以卒

論曰哀哉宜侯公之爲孝子也非獨公之賢卓孺人尤不可及矣舍生救父避旌表以爲名幸災樂禍數語聞之而不墜淚者非人也當殺虎時鼎元幼未能知後十七年從族兄唐民先生受業始得其詳距今壬辰秋又已十有三年矣家乘未登懼將湮沒不揣

固陋粗爲敘次以俟載筆者采擇焉幽光潛德歷久彌新公雖不欲以孝名而名卒不可掩人亦何靳而不爲孝哉

敘殺虎處亦如鉅鹿之戰觀者股栗矣摹寫入神淋漓盡致殆顧虎頭王摩詰之畫乎○孺人呼曰斧筆法從史記荊軻獻地圖來妙妙

叔祖福建提督義山公家傳

公諱理字義甫號義山福建漳浦人少桀鷔自大不屑與羣兒偶長益卓犖偉軀幹虎頭燕頷巨目豐頤口可容拳（繪出英雄圖像）力舉八百鈞足追奔馬曳其尾倒行刀盾鎗砲靡不精絕時捫腹跳叫曰丈夫不封侯拜將非人也年十六無以資生或勸之業染笑曰君子固窮吾姑試爲之設缸置靛收里布躬染濯一日遇族叔（激厲之）贊皇于道見手青問何爲以實告贊皇怒舉扇撲其額罵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立功萬里外作此不

馮和

肖可鄙公矍然歸持斧擊蜑舡破之集族中雄健者（爽快）
十五人謀曰我欲爲國家出力顧世莫我知無尺寸
憑藉今海寇盧質擁衆岱嵩井尾間荼毒生靈我與
若往殺之官以我爲能必聞於朝用我矣皆曰善遂（亦是正論）
行出洋尾橋招邀得五十人至岱嵩屯駐盧質居井
尾隔一江遣一小賊遊巡公傳言吾欲與質鬪令質
來質聞率衆三百至公唬然大笑曰人言盧質英雄（閒瑒奇特）
僞耳質曰若何名公曰豈不聞藍理質曰乳臭耳吾（數語調）
安得聞之公曰吾素聞若勇今始知若非勇若所恃

二三百人耳（開口三百人最爲高着）假令二三百人弗動手獨若隻身與吾鬬吾擒若矣質喜曰有是哉令軍皆壁立毋擅動質與公各攜籐牌短刀躍出沙場鬬百合不分勝負盧質有名劇賊身長七尺餘白面長鬚揮刀盾如閃電百夫莫能當（極寫盧質之能）（則對手可知）其勇見公少年心易之至是始知爲勁敵悉殫其技不能勝公度質氣餒忽虎吼大呼曰着（用騙法勝）矣質愕然趾出盾外公截其趾顚遂斬之（敘次神似左國）謂其衆曰降者免賊衆皆降其副王都聞之亦降公議馳詣郡（中計了）獻功都請緩數日言有仇欲報實潛出剽掠後以傷

卒公(遲矣)始自詣郡郡中當事方疑公作賊又慮海寇侵擾戒嚴公指天誓日言屠賊狀弗信逮公于獄雜羣賊中鞫治之爰書置極刑屆期將斬計五十有三人議留一人緩死待後來者令掣籤公曰死則死耳何(壯士氣)掣爲羣賊向前競掣之遺一籤于地公曰地上者乎(亦奇)我官揭視之乃生字由是五十二人皆斬而公獨留(更奇)久之同繫有謀越獄者事洩當斬將及公迅雷忽作晝昏似夜當事度其宽乃止然終不能出獄公亦晏然無出意日東縐捆屨以爲食康熙甲寅靖藩耿精

忠叛悉縱繫者令更衣赴藩下授職公曰我豈從賊（忠義氣）作亂之人哉間道走上游出仙霞關聞親王統大師討逆星馳迎之具陳平閩策王嘉其忠令隨征爲前導屢立戰功奏授松溪營遊擊未幾遷灌口營叅將灌口地當孔道軍興旁午供億甚繁閩督姚公啓聖駐漳籌海每使過有誅求公不應且執（孟浪）而鞭之由是諸使皆譖公姚糾公虛兵冒餉革職永不敘用公有（俠士）卒鬬殺人當死公憐其母寡無昆弟白之官曰殺人者我也（氣）卒無罪得免死置公于理公在獄又經年始

獲釋一歲癸亥　朝廷以鄭氏父子（機會轉圜）竊踞澎臺數侵擾泉漳爲邊患議大興師　命靖海將軍施公琅往勦滅之施（古筆）名宿老將善用兵聞公英勇奏請隨師平賊檄署提標右營遊擊領前隊先鋒公喜得遂報　國志日在厦門練習水戰敎演行陣有二卒出市薪蔬遏將軍標噶叭什觀劇使酒擒二卒撻之併詆公華職之員不可爲將卒歸愬公笑曰汝曹鬬毆常事且（忙中着閒）（大奇）問汝勝耶負耶卒曰受撻耳何敢爭勝負公怒命斬之曰汝二噶叭什不能勝何能殺賊卒呼寃曰我等

以主帥內標姑讓之請復與鬬如不勝願斬公縱之（以鼓其氣）再鬬曰勝矣大勝矣（更奇）喜命二卒仆門板上剌一雞淋之舁以隨往見將軍請發噶叭什二人者付懲治施公不可公固請曰今行軍用人之始士卒不敢愛軀（侃侃而談辭嚴義正）命爲將軍出死力將軍宜一體撫恤之惟公惟溥可服人心噶叭什小輩恃將軍親暱無故鞭撻士卒且當衆大言謂某華職之員不堪爲將損先鋒威重搖惑衆心將軍不發此二人付某懲治恐軍士人人解（迫以不得不從）體也施公不得已付之公馳至營遣卒賫公文飛報（此着出人）

（意外）將軍曰今日上吉先鋒啓行殺賊即詣海岸祭江鄉

（如穰苴之斬莊賈此時軍威百倍）噶叭什二人斬之轟然大砲九聲順風揚帆而去施

公聞之不悅既而曰虎將也必成功命治裝統諸軍

繼之公帥師直抵澎湖鄭氏將曾遂等以數萬衆迎

敵戰艦蔽江公奮勇與戰自辰至午益力忽有賊砲

（急着）（辟易萬人）斜飛過公腹公偃曾遂呼曰藍理死矣公次弟瑶從

（如觀垓下之戰覺項王未是）背後扶公起立公空拳虎吼大呼曰藍理在曾遂死

（英勇）矣喚草茵持刀來連呼殺賊者三聲如巨雷舟中軍

士皆氣壯無不一當百草茵族子法別號也持刀授

公見公腹已破腸流出外爲掬而納諸腹中公四弟（寫出倉皇光景各人神氣逼眞）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公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殺賊不暇顧伊時（危急之秋）賊舟競進以鐵鉤鉤住公舟我師亦飛鈎鈎賊舟火箭火龍火罐彼此對擲烟燄漫天賊中有飛天鼠者沿大桅而上伏篷陰啣刀捫繩負篷而立羣賊轉篷向外則持刀飛跳下我舟公弟瑶揮刀斬之賊人氣喪我軍賈勇先登公命以火藥桶盡傾賊舟燔爇賊無數沉其二艘賊大敗逐北數十里棄械浮屍盈海面（酣暢）遣弁赴將軍報捷施公大喜拜

疏上公首功親至公舟慰勞有紅夷醫藥極神效命醫公醫言須七日勿動氣乃可平復施公曰大功已成安臥十日可也其後施公將戰戒左右勿使公知將帥齊出千艫競奮賊悉銳拒我師日中小却施公以大衆犂之過猛艦擱淺沙不能動羣賊環為施公（寫出老將本事）故善戰神閒氣定不以遇淺故挫衂賊見篷上書中軍二字弗知其為施公遥望總兵吳公英一船高牙黃纛甲帳甚盛以為此眞將軍多趨赴敵然潮漸退淺益甚施亦未得突圍出諜者飛報公左右偶語曰

將奈何公聞問故紿曰無之公拔劍起大驚乃言將軍遇淺被圍狀公傳令往救左右弗能止遂行時諸將所乘舟皆書官爵姓名篷上字大二尺許遠難辨（舉動總不猶人）獨公舟止書藍理二字字方廣各二丈賊遙望見相謂曰藍理來矣稍却公追擊大敗之奪賊舟請施公更舟施執手慰勞曰愛我也但醫言七日勿動氣是以戒左右無令公知今方三日奈何遽動公笑曰主（是英雄人語）帥被圍吾安忍偷生卽瘡裂以死亦有天定無悔也於是與施公乘勝殺賊賊大敗死傷不計窮追至西

嶼頭賊退守城壘不敢出施復拜疏上公功數日公瘡平復與施謀出輕師以擾之賊數敗首尾不能相顧大困弗支鄭克塽聞之懼遣使納降我師入臺灣百姓安堵海疆底定（大功成矣） 朝旨以公血戰破敵功在首先遇缺先用而公以二親且老乞歸省弗赴（孝）未幾丁父艱服闋又越二載戊辰始入都過趙北口遇聖駕出水圍將迴避騎凝立道中弗肯行鞭之數十不動乃舍騎步入梁園中

駕至遣侍衛問誰騎公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

上問是征澎湖拖腸血戰之藍理否公奏曰是（記念及一介小臣千古僅見）
上曰來何遲也召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以
御手撫摩傷處嗟歎良久復召至 行宮極慰勞
廷議授官部臣以公革職閒員擬守備弗可擬遊擊（革職閒）
叅將俱弗可乃擬授陜西神木副將 賜帑金三百（員驟遷大鎮足見待功臣之厚）
兩未行 特授宣化府總兵官挂鎮朔將軍印一越三
載以海洋多盜調補浙江定海鎮在浙十餘年四署
理提督事兵民相愛山海肅清修定海文廟祀忠烈
墾荒蕪築道頭通洋船海外蒼黎欣欣大有起色焉

尤重斯文禮賢士諸生單寒者必周恤培植之鄉會（難得）

大比皆貲行李之費浙人士籍籍弗衰每遇

上南巡接駕或入京陛見恩眷之隆羣臣無比

上常向諸王大臣言公拖腸血戰狀又引見

太后曰此破肚總兵也蓋愛公如家人婦子賜賚優

渥不可悉數公每敷奏侃侃指畫或手舞足蹈（是武人氣）

上嘉其眞率（聖恩）手書所向無前及勇壯簡易匾額

賜之尋以天津爲京東重地調公鎮守公以畿輔産（此是絶大經濟不意）

米無多而天津一望平原皆沃衍閒曠可濬河引水

于武人得之

開灌稻田率兵疏鑿躬胼胝負土築堤市牛種農具募民耕種得水田數百頃歲收稻穀

上俱以賜公丙戌遷福建陸路提督調公五弟獨石路叅將珠赴天津接管營田事公至閩見桑梓父老欷歔太息道及微時顛沛事慨然有廣厦千萬間盡庇寒士之意

得志時回思苦境悲喜交集

地方鼠竊盜賊搜除廓清盡撤街巷柵欄曰此非弭盜乃弭捕盜者漏下三鼓城門洞開民間夜户不閉行旅戴星往來遺貨物于道無敢拾取數郡人民安樂之時詢疾苦聞文武胥役弄權舞弊

不可無此一番整頓

以及勢豪大惡訟師土棍朘削人民悉關白當事按法區處親近者竟自治之（禍根萌矣）堪輿家言漳郡人文鬱塞乃後山仙殿壓學宮地脈東南田裏港未築水門直瀉所致公毀仙殿大興工役塡築田裏港（勇于爲善）又以江東橋被賊斷後險渡狂瀾民苦病涉倡修江東大石橋二役費須鉅萬公偕諸文武官紳捐貲不足則以郡（此亦美舉但權出有司則無流弊）人之不孝不弟爲富不仁者罰出鍰附益之（此可不必）又狹小市廛制度築漳州浦頭石碼泉州新橋安海沙溪塗嶺行鋪千百間大開街衢便民貿易嘗曰以地方不

大高興了

義之財爲地方萬民之利可以勸孝弟抑豪強轉移風化莫善於此或曰此有司事非所宜公怒曰天下

兵騎者敗速禍固宜

官管天下百姓腐儒何足以知之由是告訐不法事者日接踵差弁勾攝絡繹於道而假威藉叢之輩紛紛四出富人重足而立矣公左右親暱多陰交泉郡土宄偵訪素封詭稱公令恐嚇之獲利無算或遇豪黠不聽從則以抗拒爲大辱又不敢明目向公言伺

時人謂之告壁狀

公遊行處隔牕偶語故作嗟歎不平聲公聞問故則

奸巧極矣

故匿不言再問尚吞吐其說似絕不經意者公性急

不能休乃（說鬼話）言其其爲富不仁極害人不堪之處或暴橫孤寡諸非人類所爲事公曰豈有此理世間無官法耶復極言勢力浩大官吏莫敢攖公曰治之則後（是激之動氣）（中計了）此諸事皆公所爲其人不能支必請託左右納賂求解凡出入公門者皆致富而惡名盡公受之泉郡勢豪妒公者刻匿名帖繪一虎以比公多列條欵傳播京師聲名大壞辛卯秋以漳平陳五顯盜案解任壬辰入都值覺羅滿公保出撫閩據虎帖參劾

上命侍郎覺公和托廖公騰煃偕總督范公時崇巡

撫滿公保並按之左右不肯承公曰吾大臣何必辯

舉筆署曰皆實擬極刑追贓八萬家產皆籍入官（好漢）

上念公功免死挈家歸旗俄以西藏用兵　命之軍（聖恩）

前効力有進戰退守移營就糧數事合機宜

上深嘉之赦免所追贓而閩中家產俱經有司變鬻（天道絲杪不差足見徒勞）

一空無復有立錐地矣越數載以老得　賜還京康（無益）

熙五十九年卒年七十二公生平躁急性發如震霆

過即忘之無藏怒宿怨劇談大笑聲聞里許惟好自

尊大不服人尤善罵凡權勢赫赫位在其上者多倨（肖神）

侮挫之以示天下莫已若遇才人傑士雖寒賤微骨（此却非人）亦必（所及）折節禮下以此人服其藻鑑敎家勤儉衣食粗糲無所擇家奴悉珍饈自奉草蔬敗肉皆留以待公（實寫得有趣）公亦甘之好書大字濡毫伸紙（豪舉）有求無不應者諸弟皆以平臺功加左都督最著者次諱瑤公功烈居多未仕卒四諱瑗公仕至福建金門總兵官亦喜書大字拳能入口揚盾一躍三四丈五諱珠公累官叅將（此是學者所難足見）英勇不讓諸兄而好學聰敏能背誦朱子綱目始終不遺（奇特）字文人畏之公有子六人長國英歲貢生次

文魁太學生早卒三國庭辛卯科副榜貢生以軍功候選郡司馬四國定歲貢生五國柱六國樑皆効力禁門並授京營千夫長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秋 賜公家屬出旗仍還閩省爲民籍護其喪歸葬

聖恩深厚全始全終

論曰公一代虎將也起草茅建奇勳生平舉動種種

非阿

異人可不謂非常之傑乎使公稍謙慎自持或官非

所可惜處在此

梓里急流勇退千載猶將慨慕之以好大喜功卒爲左右所蒙垢晚節弗完深可惜也然公之奇氣終不

武臣所重不在飲氷茹

可沒拖腸血戰功在社稷未可以儒者潔清之操墮

○蕭○如○韓○彭○李○郭○皆○然○此○為○平○心○之○論

國家干城之彥庶幾乎論得其平哉

寫得英雄神氣如龍虎不可捉摸中間收盧質斬鶡叺什拖腸血戰入閩發揮數段俱極非常出色起司馬子長于今日握管敘次不知作何鋪排恐亦是項紀後有數文字未必可多得也

阮驃騎傳

阮蔡文字子章號鶴石閩之漳浦人父曰魁居下魏鄉以海氛遷徙苦傜重轉之江西生文于南昌寄籍新喻文幼警敏年十一即能屬文然性剛以膂力自負喜弄刀盾隣兒皆畏下之子三補新喻諸生以貧甚隨父耕作父購得蠹壞綱目授文讀冬無絮文擕斧斸樹根累百斤者負歸坎地爇而圍之父沒教授村童以養其母二十四登江西庚午賢書數上春官不第留心經世所至南北山川阨塞險易沿海島澚

遊魂屈宍以及東南諸蠻夷情狀利害無不瞭瞭胸其鄉語楚咻吳越閩廣方言苗猺鴃鴂侏僑之音入（閒情致滿紙聲光）其鄉即與之化肖其聲調口角莫能辯爲何方之人也既落擴無所用周遊餬口與武人吳郡交相善文（提出知己）族父欽爲爲台州副將拜興汀總兵官偕郡往依之文任書記郡爲小校兩家母通往來飽飫坐之堂上擊鼓長歌以爲笑樂郡事文母如母郡母亦視文如（英雄至性並足千古）子雖親昆弟無以逾也未幾文以母沒扶櫬挈家還浦時浦令陳汝咸率邑人爲講經之會月兩期文攘

臂前席高論古今治亂得失救時急務同學韙之丙戌後讀書都門己丑被放南還抵三山閩撫張伯行邀入鼇峯講洛閩之學分纂先儒諸書或勸文離家五載宜遄歸文曰正學失傳久矣斯會可多得耶顧吾方謀葬母亦當歸耳還至海澄距家不百里芒鞋布襪遍歷山原為母求葬地風餐露宿四閱月得地于陳坑將發紖之前二日乃返舍其明年漳泉諸郡饑文將有姑蘇之行傾囊以資族人之在下麴者酌親疎計口多寡分給之謂其子曰吾非不念汝曹顧

此皆吾祖宗之子孫吾與汝同源共本者也脫二日不舉火非填溝壑寧免散之四方哉時吳郡已爲定（陵接古法）海大帥　詔截江浙漕米三十萬石由海道入閩分賑文自姑蘇趨如浙偕吳郡分運五萬石揚帆先至漳泉之人賴焉以功晉秩一級壬辰冬十月海賊陳尚義遣其黨赴兵部乞降時陳汝咸爲御史奏請自往招撫薦文與俱　詔御史駐錦州　賜文帑金衣裘加二級偕千總駱南左其彪等入海遇颶風大作駱南一船飄失不知所往文船折檣幾覆溺數四舟

人大恐文怡然曰我等爲　朝廷捕逋寇靖海疆雖葬魚腹不猶愈死見女子手耶至登萊易舟踪跡所在則遊奕盡山花鳥閒文直上賊艘見尚義開示威信聲情慷慨賊黨有疑貳欲刼文颺去者憚文丰裁未能決文陳說利害遂悉衆降由寧波登岸則吳郡已爲浙江提督遣官弁護至京師　召見便殿上問文書生此行良苦頗驚怖否文奏言臣仰仗威靈頑梗革心無所怖更問沿海事宜條對甚悉議功晉州牧選雲南之陸涼未行改授福建厦門水師中

營叅將則以文材武可大用而大學士李光地亦奏稱其猷略故也厦門距家百餘里利獘纖悉無不知通關梁除盜賊動合兵民意紅彝市船故驕橫上者貪其利多爲所玩一日有互市者負貫輕重不相中一船拔刃以譁軍吏惶急不知所爲文單騎往縛譯榜之爲評其直皆羅拜次日其酋率衆謝承筐多儀免冠以獻文大陳武威坐堂皇名之入語以不貪財朝廷威化呵責甚厲皆不敢仰視復椎牛置酒饗之庭廡不嗜殺真英雄器量自是不同所獻儀物悉遣還由是諸彝畏服明年調臺灣北路

營叅將諸羅令周鍾瑄才名吏治為海疆冠文一見
如舊交和衷共濟戢吏卒撫番黎捐金助建學宮城
隍悉除所轄陋規部伍器甲簡閱整齊躬巡歷沿海
增置要害營汛北路地方千里半線以上民少番多
大肚牛罵吞霄竹塹諸處山川奥鬱水土苦惡南崁
淡水窮年陰霧罕晴霽硫黃所產毒氣薰蒸鄭氏以
投罪人庚寅始設淡水防兵及瓜生還歲不能三之（指陳險要聲與淚）
一巡哨未有至者文決計往部曲皆涕泣强諫文曰（并）
不然臺雖彈丸實閩之安危淡水又臺之鍵鑰也由

淡水至福州利風一日可達民番錯襍亡命者日多不熟知其里道情形何以控制調度自齋帳落具脯糒日或于馬上成詩夜燃燭紀所歷地里山溪風候（一生得力在此）土俗爲文以祭戍亡諸將士悽愴激烈聞者感泣山谷諸番具牛羊酒食迎餉道旁文悉慰遣無所受名社學番童坐幕下與之語曰我汝師也（儒將風流）勿懼能背誦四書者旌以銀布爲講解君臣父子之大義反覆不倦諸番皆感悅竟以中瘴氣歸而病痞遷福州城守副將赴京道劇卒于宿遷年五十二文偉軀幹黝面闊

口好劇談大笑鬚眉俱動讀書忘寢食有時賓朋滿座朗誦高吟或展卷喜動眉梢失聲揮淚戟手怒罵嘗曰吾見古人之忠孝節烈恨不起其人於紙上而拜之跪之也見古人之悖逆奸回恨不起其人於紙上而烹之磔之也（英風浩氣勃勃行間是史家傳 神妙筆）爲文章不假思索對客揮毫數千言立就詩以韓爲宗然其志在經濟事業欲以設施見長故著述無多所遺淡水諸作南北海道盡山花鳥等記耳（補筆妙）平生無留錢或贈之千金以葬母輒盡在官二十有四月未嘗取兵民一粒一絲運米及招撫

時所過當道以文需次閒員爲國宣力慮資斧弗繼輙贈金帛文悉却之曰吾不以
天子之使受人憐也沒後妻孥饘粥不充無一廛之宅然素淡泊亦不見爲苦云

論曰阮鶴石全才也粗豪曠爽有湖海之氣望之知爲英雄耳其沈幾權變肆應詳密非與共事不可得窺測也使竟其用經濟事業豈必多讓古人天奪之速則不解其何故矣世所傳造物忌才吾始不信悠悠天下人才難得又困苦沮抑之不使展盡底蘊是

天既不肯多生才生之復不愛惜之則謂之忌也亦宜

筆筆傳出英雄本色面目如生毛髮俱動九原有知當必掀髯大笑曰知我心也

游遊戎傳 蔡章琦附

游崇功字仲嘉福建漳浦人也幼喪母事父以孝聞兄尚功任湖廣辰州守備終廣東肇慶都司崇功材力雄健有遠志〔伏志節〕操行不苟年二十九從蔡老虎鎮襄陽老虎器之拔右營把總老虎亦漳浦人名元屢任〔并詳老虎史家長技〕總兵官以善戰爲敵所懼故海內稱蔡老虎云崇功既得官益勵志節〔一生本領〕歷千總秩滿遷福建長福營右軍守備分防長樂縣濱海有磁澳爲賊艘出沒之區崇功廉得其狀以兵二百伏仙峽塘要口復率兵捕

之賊棄舟登岸伏發擒十七人獲其舟自是島灣肅然癸巳夏長樂水災民艱食崇功憫焉躬之會城見巡撫覺羅滿保請發粟平糶許之即遣往羅源轉粟回縣濟民食邑人始安滿保以為能比遷閩浙總督即以調補臺灣北路營守備訓練兵衆輯和其民人諸俗健鬬動輒挺刃相加歲旱爭水如臨大敵崇功親為和解均水道競者以平協修學宮建無祀壇凡勤民事多此類諸羅之人深德之三載瓜期遷海壇鎮右營遊擊海壇故多盜崇功巡緝外洋遇賊舟窮

追力戰擒賊陳阿尾等六十餘人滿保益器之復題調臺灣水師左營遊擊康熙六十年辛丑夏四月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逼郡治崇功方巡哨北洋月之廿八日在笨港聞報以兵還赴安平次日至則羣盜已大猖獗而文武守臣眷屬悉在舟中矣崇功曰官

（眼前道理時人憒憒何也）

者兵民之望官眷登舟則兵民心散大事去矣急登岸赴敵其壻蔡章琦叩馬請一過家門區處眷屬崇

（真忠臣）

功厲聲曰吾此身已許　朝廷今日遑知有家哉躍馬麾衆竟去前後連戰殺賊甚多五月朔日黎明賊

衆數萬戰于春牛埔總兵官歐陽凱失利及副將許
雲皆戰死崇功從容無懼色突圍衝擊手刃百十人（志節已定）
乘馬被創遂死焉時年六十及臺平　朝廷贈袟廕
子以旌其忠

蔡章琦字又韓游崇功子壻也其先浙江餘姚人隨
父官湖廣之穀城因家焉援例充太學生家中落以
康熙五十九年攜孥渡海就食崇功官舍章琦爲人（本領）
慷慨有志節能爲詩崇功甚愛且敬之朔厂既幕閩（有志節）
崇功陣亡喟然嘆曰吾嘗讀聖賢書今日可不死哉

遂赴海而死

論曰游崇功歷官三十餘載未嘗營一畝之田數椽之屋以武職而勤民事所至有能名是不必待沙場馬革之日早知巍然志節丈夫矣蔡章琦太學諸生蹈海成仁洵無忝游家壻也同時北路叅將羅萬倉戰死有妾蔣氏投繯完貞德盛化神之世士女皆知忠義立志節豈不偉歟余欲爲羅蔣立傳不能悉其家世里居及生平事蹟尚闕有待

敘次簡淨覺精神躍躍行墨間是史家擅長處

李台八傳

李茂吉本姓江福建漳浦人也落落不羈家素貧弗屑治生業與弟江尚皆從戎邊省將帥相沿懶更兵籍每名募入伍則指一空名畀之以故茂吉姓李而江尚兵名侯鵬皆不得姓本姓云茂吉由海壇鎮隊目以班渡臺屬水師副將許雲麾下雲一見大奇之康熙五十八年秋九月薦于鎮帥歐陽凱凱考驗材技出衆轉薦提督施世驃總督滿保授安平鎮中營把總茂吉不以官小自卑奉職甚力岸然有大志稍

〇有〇大〇志〇

〇英〇雄〇識〇英〇雄〇

〇有〇本〇領〇人〇不〇在〇官〇之〇大〇小〇也〇 〇所〇以〇

委靡事皆不爲（能盡節）朱一貴之亂茂吉自請于副將許雲乞一旅率弟侯鵬爲前驅殺賊時羣賊蜂擁逼郡郊雲聞警欲躬赴援遂以茂吉從四月晦日戰于萬壽亭茂吉虎吼雷奔直入賊陣左衝右突所向莫能（精神活現）當賊退屯竿津林五月朔日復隨雲在春牛埔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圍殺鎮師歐陽凱死焉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石琳皆戰死獨水師弁兵不少挫許雲游崇功自分必死率千總林文煌趙奇奉力戰茂吉奮刃大呼賊披靡僵尸匝地自黎明

戰至日中矢窮砲盡雲崇功文煌奇奉皆戰死茂吉亦力竭被擒矣賊擁之演武亭見渠魁戴穆茂吉挺(不)立昂然(委靡)穆怪其不跪叱之曰若兵耶茂吉曰官(自重)穆曰把總微官耳若壯士降當以汝爲將軍茂吉瞋目厲聲罵曰(兩字許)死賊我　朝廷命官豈肯從汝作賊遺臭萬(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世耶舉足踢其案案翻奮力斷縛直前欲奪刀殺賊賊衆舉刀共斮之(睢陽齒常山舌今復見之)頭腦破裂尚痛罵不絕口賊怒碎其屍時年三十九侯鵬被傷不死潛匿民間覓兄屍數日不可得大師入鹿耳鵬隨軍殺賊遍訪諸埋屍

所發視皆非遇與茂吉同擒之舊兵蔡爵乃得其詳以茂吉妻許氏及三歲兒江忠還漳浦總督滿保出帑金賞恤之拔侯鵬把總復姓名武明年奉 旨旌忠廕一子

論曰官以盡職爲榮李茂吉雖末弁萬户侯安足道哉罵賊不屈百世下凛凛如生常山睢陽當䟫然孺子可教矣臺變殉難諸臣惟茂吉最烈若許雲歐陽凱叅將羅萬倉遊擊孫文元守備胡忠義馬定國千總林文煌趙奇奉蔣子龍陳元把總林彥林富石琳

無傳者亦存其名示不忍泯沒之意

皆捐軀報國不爲苟且偷生欲一一爲之立傳惜乎

爲之子孫者愧否

末由知其生平事蹟也

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史筆傳神亦極酷肖





